

胡
紹
軒
著

立
出
版
社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香
極
泰
來

四
幕
劇

本劇有上演權。未得作者及各地代理人之同意，不得上演。

（作者通訊處：四川江北人和場雷家院）

各地代理人：

貴陽：中央日報社社長王亞明

桂林：掃蕩報社總編輯鍾期森

昆明：南菁中學教務主任王樵

恩施：中央通訊社主任徐怨宇

成都：華西大學副教授王潔之

西安：西京日報社社長胡天册

蘭州：蘭州市社會局長林榮葵

康定：國民日報社社長段公爽

重慶：國訊書店副經理王林谷

「極泰來」序

潘公展

羅裁在其近著「中國之命運」一書裏，特陳述我國家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經歷，並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後所應致力的方向。他說：「今日中國獨立自由的地位，是隨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而獲得。但然而我們中國國民正確的反應，是義務感的激發與責任心的加強」。又說：「建國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須就心理建設、倫理建設、教育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五個要目，擬定周詳的方案，而使之實施乃為第一。否則即係根據此四主題而寫作。作者用了一個錯綜而生動的故事，說明了「中國之命運」裏面的幾項最主要的內容。他說明了（一）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倫理、心理的影響；以及東亞、中英平等互惠新約成立的經過；（二）國民今後所應努力之方向，即青年國民應當各就其學業與興趣，選擇小學教師、鄉社自治員、飛行員、工程師、和邊疆屯墾員等五項工作，以爲自己立國與經濟、與教育三

革命自領埔時（一）（二）都市社會風氣的轉移，以及（三）鄉村自治局團於指導自治之外，（四）倡導娛樂（五）興築育童的設施。

中國總我在第六幕第一節裏說：「政治風氣的轉移，尤賴於社會風氣的改遷，而教育實為改遷社會風氣的動力」。故作者在處理人物時以一個從事社會教育的「方培基」為中心，而以「方培基」的父親「方老爺」（一個未出場的人物）和他的哥哥「方培成」（一個心願能為社會服務的學生）來代表近百年來在不平等條約下所形成的兩種人型。方培基說：「古人常言以爲堯舜」。詩經也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我們在讀本劇時，時時可以看到羣由黑暗走到光明的人物，例如方培基、安田、黃紹武、（一）張（二）劉麗珍、（三）吳芳雲、（四）楊小姑、（五）等。尤以「楊小姑」的描寫，在劇中是特別特出而描寫之也，證因為作者近年來從事社教而在鄉村實際工作過的緣故，所以能讓我們看到一副真正的現代中國農村婦女的面貌。

本劇三幕第四幕所描寫的時間和情景雖未到來，但是我們在國內例如贛南和鄂西這

兩個地方，就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作者既沒有誇張，也並沒有幻想，他僅以樸實的作風和寫實的手法，描繪出一副三五年後的農村和都市的圖畫。在寫作的技巧上，作者很巧妙的將近年來政府對於各項建國工作的措施，例如派遣青年工程師出洋，挑選大中學校的學生入航空學校以及有計劃的一批批的運送有志邊疆事業的青年前往西北屯墾等等，均羅織到劇本裏面去了。

自從去年 總裁發表「中國之命運」這部偉大著作以後，我就屢次鼓勵一般劇作家和小說家應該把這部書中的指示為根據，來創作劇本和小說。今能讀到本劇作者費時八月方始完篇的四幕劇作，衷心非常愉悅，尤其盼望許多劇作家多多起來，寫出有聲有色有靈有肉的本劇。快慰之餘，特寫此序，以為介紹。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潘公展序於重慶

亞極泰來

興

中國復興是已經成爲「命定」的事
實，無論任何反動勢力，亦不能爲之搖
撼。今日的中國，正是在中國哲理所謂
「否極泰來」的時候。

——中國之命運

否極泰來

(四幕劇)

時間及地點

第一幕——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鐘，即「中美」「中英」成立平等條約的那個晚上。

(地點：某大都市方公館樓上的一間華麗的客廳。)

第二幕——第一幕後三日的某日下午。

(地點：離此都市二十多里路遠的西柳鄉中心學校民教部的院門內。)

第三幕——第二幕兩年半以後的一個黃昏。

(地點同第二幕。)

第四幕——第三幕兩年後的一月一日下午四點鐘，該鄉民教部院門內。

(地點同第一幕。)

否極泰來



人物：

1. 方培樞——三幕兩學教師兼鄉公所文化幹事。最後又前往西北作教育文化的電聲工作。

(賦性同類二幕) 大專社會教育系畢業，年約二十五歲。(第一、二、三、四幕)

2. 方培成——三幕兩學教師，一個失去自信心而心理缺乏健康素的中年人。年約四十七八

(賦性：編曲幕二十餘里) 歲。(第一、二幕)

3. 方培坤——三幕三日。一個以藝術陶冶性情，而用結實的身體來參加航空事業的飛

(賦性：某大行員，年約二十歲。(第一、二、四幕))

4. 鄧克安——三幕兩學教師。一個「得過且過」的中年人，年約三十八九歲。(第一、

二、四幕)

5. 鄧克興——三幕兩學教師。培樞的二表哥，一個被政府派遣出洋學成歸國的水利工程師

六七歲。(第一、三、四幕)

6. 黃紹武——一個最富有的鄉紳，年約六十歲。(第二、三、四幕)

7. 張 璞——一個鴉片煙的嗜好者，年約二十五歲。（第一、二、三幕）

8. 陳 忠——方公館的聽差，年約四十來歲。（第一、三、四幕）

9. 姜大寶——一個樸實可愛的農家小學生，年約十歲。（第二、三、四幕）

（女）1. 高 雲——小學教師，培根的情人，年約二十餘歲。（第二、三、四幕）

2. 劉麗珍——培根的大嫂，年約三十餘歲。（第一、四幕）

3. 吳芳羣——培根的大表嫂，年約三十餘歲。（第一、四幕）

4. 楊小妹——姜大寶的母親，文盲，一個十足的農家婦女，年約三十八歲。（第二、

三、四幕）

5. 唐玉英——方公館的女僕，西柳鄉公立衛生院的女看護，年約二十餘歲。（第一、

三幕）

否
坤
泰
來

第一幕

是方公館第一層樓上的一間客廳。右後方有一門通外面過道，（左右以會上演員爲準，與觀衆的左右正相反）左後方有一門通內室，左前方有一門通方氏兄弟的書房，右前角處有一樓梯，上通二樓，二樓上有一間佈置特殊的房間，卽是這方公館的當家人方大老爺唯一愛好的經營早晚在一定的時間內，會有一種木魚和着唸經的聲音，幽雅的從二樓上傳入人的耳膜。這客廳的正中有四扇釘着紗縵的窗門，窗門外是一座石砌的陽台，陽台外可見對江的遠山。室內陳設除壁上掛着的中國山水字畫以外，其他如沙發、桌椅、立燈、烟几等等一切佈置，完全西化。而且長的、方的、圓的，鋪排得極合適。

開幕時，老陳正在收拾一個小圓桌上的東西。忽然，右後方門角處的電話鈴響。

老陳：（走去聽電話）喂！你那兒？……（不耐煩地）你那兒？……我們是方公館。

（大聲）方公館！……恩，有那末一回事，我們請他吃晚飯。……還沒有來，你等一

會再打發好了。(掛上話筒，走回原處繼續收拾東西。)

(唐玉英在北方公館的一個新女媽，端着一個藥罐從外面走了進來。)

陳：(陳母簡稱)唐媽，二老爺出去了嗎？

唐玉英：是呀，氣沖沖的，敢情又是跟大老爺吵了架！

陳：哥不是大老爺，一生氣，這花兒兒也跟着倒了霉！

唐玉英(唐玉英簡稱)：二老爺的脾氣可真不好，回家不到三天，就跟大老爺吵了兩架，要請

家醫，還是不回來的好。

陳：人家二老爺大學唸完了，幹嗎不回家？哦！唐媽，老太爺的藥煎好了沒有？

唐：煎好了。(示藥罐)我就端進去。

陳：我着他這次有點靠不住！

唐：你是說——

陳：你想吧！一個七十多歲的人，倒床百來天，受得了嗎？

唐：聽說老太爺他從前做過很大的官，是嗎？……

陳：可不是，他打滿清末年起，到曹錕倒台時止，就一直做着大官。他在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做過國會議員，在段祺瑞執政的時候，又在執政府裏當過頂紅的秘書；最有趣的是辛亥革命的時候，他刺過辮子做過什麼代表，可是等到張勳擁護溥儀復辟的時候，他又把辮子裝起床，跟着王士珍、江朝宗一般人做過不知是二品哪還是三品官。……是幾品我可弄不清楚了。唐媽，你不知道，我們的老太爺他最會做官了，他是「牆頭一根草，風吹兩邊倒」。

唐：他這樣「腳踏兩隻船」，沒有危險嗎？

陳：有什麼危險，一聲不對，往租界裏一跑，反正有外國人來保護。

唐：聽說那時候日本人在中國最威風是嗎？

陳：可不是，袁世凱「洪憲」元年做皇帝就完全靠的是日本。後來段祺瑞當權，也是以日本人為靠山。

唐：老陳，國家大事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

陳：你想吧，那時候我們的老太爺在官場上是個一等大紅人，我哪，在這方公館裏也是個一等大紅人，老太爺每次出去，是我『跟班』。耳聞目見，難道說官場上這一點兒關係，我還摸不清楚嗎？

唐：當『跟班』，不是很闊嗎？

陳：（眉飛色舞）那還用說。那時候我年青，漂亮，有一年，我們的三姨太太買來一個年輕貌美的丫頭叫做秋香……

唐：老陳，我們不談秋香了好不好？你看，我才來不到三個月，你跟我談了二十幾次秋香。

陳：（笑）好好，不談秋香了。唐媽，我告訴你，那時候我給老太爺當跟班，從北京到天津，在官場上那一個不巴結我呀！要來拜訪方老爺麼，好，先來拜訪拜訪我。名片都從我的手邊過，有很多名片後面都夾着，夾着……

唐：夾着什麼？

陳：夾着洋錢票。

唐：爲什麼？

陳：不先來『孝敬』『孝敬』我，就會叫他坐幾個鐘頭的冷板凳。或者就乾脆給他一個閉門羹！

唐：這樣說來，你不是很存了一點錢？

陳：錢那兒有存的，還不是嫖賭胡亂化了。

唐：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太太面前，我又不好問。

陳：你問我好了。我在這家裏從小就跟着我爸爸當聽差地，待了三十多年，這家裏從大到小，從老到少，從飯桶一直到米缸，什麼我全知道。

唐：聽外面人說，方老太爺的太太很多，是嗎？

陳：噫！多極了。我來算給你聽，在保定鄉下有一個，在北京城裏有兩個，在天津租界上

——聽，連公關帶秘密的，一共有五個，有一年老太爺被派到奉天去跟張作霖接洽公事，在奉天，張作霖送了一個，後來曹錕倒台，老太爺跑到上海了，在上海租界上又討了一個。大大小小，裏裏外外，一共有，聽，這麼十來個。

唐：怎麼我一個也沒有聽見呢？

陳：（感嘆系之的）唉！人總有倒霉的時候，人之倒霉，太太們就走的走，死的死了，就親我哩，也夠到霉的了，自從曹錕倒台直到現在，跟着這個家東跑西跑，整天倒茶裝煙，開飯掃地，一點出息也沒有。

唐：是呀，我也覺得這樣侍候人家一輩子，沒有出息，老陳，我看你還是趕快另外找個事做吧。

陳：我從小就沒有好好唸過書，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挑担，有什麼辦法。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希望二老爺一個「官」做做，也好讓我來威風，威風。

唐：昨天他跟大老爺吵架的時候，不是說要下鄉教書嗎？

陳：是呀！「大」學畢了業，要當「小」學教員，沒出息，沒出息，比我還沒出息。（越
想越氣）這十多年，他爸爸的錢算是白化了，我眼巴巴的望他畢業也算白望了！

（唐玉英笑了笑）

劉麗珍：（在內喊）唐媽！

唐：（應）A！

珍：（劉麗珍簡稱，仍在內）藥煎好了沒有？

唐：煎好了，（轉對陳）老陳，我們回頭再聊吧！

陳：好。

珍：（由內室走出）煎好了，趕快送進去！

唐：是。（下）

珍：老陳！

陳：大太太。

否極泰來

珍：你知道今晚上請客嗎？

陳：知道今天是給鄧家二老爺餞行。

珍：那末，你還有功夫跟唐媽在這兒聊天？

陳：哦哦，大太太，這一點我陳忠要特別申明；我剛才是在樓下一邊吩咐大司夫做菜，一

在客堂裏鋪排鋪排。那曉得後來忽然聽見二老爺在樓上跟大老爺——

珍：得得，別囉嗦下去了！

陳：是是。

珍：菜全配好了嗎？

陳：差不多全配好了，聽大司夫說只少一菜，（想）一菜什麼，我一時也說不上來了。大

太太，這地方不比香港跟上海，一打仗，新鮮一點兒的山珍海味也買不全了。

珍：買不全就省了吧，反正沒有外人。

陳：大太太，我們今天請客就只請的鄧家二位老爺跟一位太太嗎？

珍：別嚇嚇了，趕快下去張羅，張羅！

陳：是是。（下。走至門邊）大太太，鄧大老爺跟鄧太太來了。

（鄧克安和吳芳華上，老陳下）

鄧克安：大表嫂！您太客氣了！

珍：沒什麼。二表弟沒一塊來嗎？

吳芳華：他在忙着收拾行李，一會兒就來的。大表嫂你昨天晚上最後一牌，那張八筒不應該打的。

珍：誰知道下家成八筒哩。

翠：（吳芳華前稱）那是二八將呀！你想，王太太四放牌都下了地，又都是筒子跟萬子，不單約二八將的筒子或萬子，那來的四翻呢？就說你不防王太太吧，你也應該防一防對面李太太呀！她碰了紅中，下來一放七八九的萬子，跟一放七八九的條子。你也應該防她嵌八筒的。句句么跟姊妹花呀！真倒霉！最後一莊，還要輸一個滿貫！

安：（對克安而稱）怕做，就別打牌了！

翠：誰跟你講話；（潑婦似地，一句句問到克安的面前）我沒跟你講，沒跟你講，（又回頭對珍）大表嫂，還有那一牌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叫你——

珍：是呀，那一牌我發財捏。手裏老半天，本不想打的，後來看見你用腳碰我，我以為你要成發財哪，所以就打出去了。

翠：我是叫。你別打呀；

安：（大笑）哈哈，原來你們兩人打和張！好好，我告訴王太太跟李太太去。

翠：你告訴去吧！反正她們贏了錢，我們沒有抬橋子。哦！（態度轉變得極溫和，撒嬌地，模仿着，彷彿是一個年輕的情侶，對着她的愛人說話的樣子。走近安）克安，你去問問大表嫂吧！人家王太太跟李太太打扮的多漂亮！我這身衣服，（看看自己還不算壞的綢袍和大衣搖搖頭）怎麼穿得出去呀！

安：我告訴你！鄉下人學時髦，也得慢慢的來！

好，你又嫌我是鄉下人？（忽然！）你是什麼，你還不是跟我一樣？一個大草包。在

縣城舊中學裏唸了三四年書有什麼大來頭？

安：好好，不用吵了。這兒是方公館，我們今天是來做客。

羣：做客？誰請你呀？他們是請三弟，跟三弟饒行。

安：至少我可以算是一個陪客。

珍：你們吵吵，倒很有意思……

羣：大表嫂，你也不知道——

珍：你去處罷呀，成天就知道唸阿彌陀佛，從早到晚跟我講不上兩句話。

羣：大表嫂，你不知道，就在你開的那家拍賣行裏，我前天看見一件灰背大衣，只標了

三萬三千塊錢，我叫我買來，他不肯，他說遲兩天。好，昨天，就給人家買跑

了。昨天我又看見有十個人送出一塊翠綠色的寶石戒指，漂亮極了，只賣五萬塊錢，

我叫他買，他不肯，他又說遲兩天。好，今天剛才跑去看，又給人家買跑了。表嫂，

你認爲人不氣人？

安：表嫂，就憑你說吧！我做生意的本錢，一共還不到二十萬。……

珍：（連忙岔開話頭）大表弟，二表弟這次真了不起呀，能夠給政府派遣出洋。

安：說起來，一半是祖上的陰功，一半也是他自己的運氣。這次政府派遣三十三名華青工，程師出洋，居然也選上了他。

珍：一定明天動身嗎？

安：是的，飛機已經定好了。

珍：……真飛倫敦？

安：不，先飛印度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就攔十來天，再坐飛機飛開羅轉倫敦。

珍：我們原先打算找一家餐廳，多請幾位朋友來給他熱鬧一番的，後來因爲我們的老太

爺——

安：他老人家的病有起色麼？

珍：（搖搖頭）這次病了百來天，一直沒有轉好過，恐怕很危險。

安：這是楊大夫來診麼？

珍：不，這一個星期已經換了三個大夫了。

華：楊大夫的牌倒打得挺不錯，就是醫道有點不高明。

安：你就記得牌！

華：我沒跟你講，沒跟你講！（又氣到一邊）

安：表哥呢？

珍：大概在書房裏吧！如果不在書房裏睡覺，就是上樓唸經去了！聽說他剛才跟培根又

吵了架！

安：怎麼？二表弟回家了麼？

珍：是的。

安：他大學社會教育系唸完了？

珍：已經吃飽了。誰知道回家不到三天就跟他大哥吵了兩架。

安：爲什麼？

（樓上傳來一片米飯聲）

珍：聽！木魚聲！他在樓上。

安：我去勸勸他。

（那安安走上二樓劉麗珍轉對吳芳羣）

珍：羣妹，你怎麼不說話呀？

羣：表嫂，你看克安多討厭，他老頂撞我！

珍：別生氣了吧！

羣：灰背心衣服寶面戒指這下樣也不買。他成天就只知道屯米，屯布，屯油鹽。

珍：別說這吧。這些男人都夠可憐的了。他們如果不想法做點生意，賺點錢，在這抗

戰時期咱們那兒有錢花呀？來來，我去打電話給王太太跟李太太，今日晚上在我家裏

打吧！（劉麗珍去打電話，走到電話機的跟前，剛取下聽筒，唐媽上）

唐：大太太，請您進去瞧瞧吧！老太爺的藥喫不進去！

珍：（放下聽筒走回來）這個老頭子不早點死，真討厭！（回頭）羣妹，你坐一會我就來陪你。（下）

羣：不，我也進去瞧瞧。（跟下）

（老陳緊跟着張璞由外面走了來，張璞——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有着鴉片嗜好，形容枯瘦，服裝襤褸不堪。走進門就東張西望地）

陳：你找誰呀？

張璞：（囁嚅地）我，我找老太爺！

陳：找他幹嗎？

張：（張璞簡稱）我想——

陳：借點錢。

否極泰來

張：對對，陳大哥，你真是一個知心人。

陳：一猜就着。

張：他現在——

陳：還在喫藥。

張：怎麼，他病了嗎？

陳：裝什麼傻！三天前你來的時候，我不是告訴你說，他在生病嗎？

張：我以爲——

陳：我哄騙你是不是？

張：（連忙）那兒話，我怎敢說你陳大哥哄騙我。

陳：那不就得得了。張璞，我告訴你：老太爺今天還在喫藥，不能起來來迎接你，款待你。

我代他說一句：「張世兄，很抱歉，對不起！」（向張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張：那末，我想見見大老爺。

陳：見大老爺！那好極了，好極了。他不在書房裏就在樓上經堂裏。我就請他去。（邊說邊走）他剛才跟二老爺吵了架，正沒有地方出氣。

張：哦哦，陳大哥，請你等一等。

陳：（走至書房門口又折轉身）怎麼樣？

張：二老爺回家了嗎？

陳：（必恭必敬的）是，他已經回家了。

張：我想見見二老爺。

陳：滾你的吧！我沒有功夫跟你做戲了。

張：陳大哥請你幫個忙，給我通報一聲。

陳：滾，滾！我樓下還有事情。（推張）

張：陳忠，你客氣一點！我跟這方家是世交。我的父親在從前跟方老太爺——

陳：是是，你的履歷我知道，不用背了。你的父親跟着方老太爺做過一點芝麻菜豈大的

官。

張：想當年——

陳：你做官少爺的時候。

張：就不說我小時候吧！在這次打仗以前，我在漢口租界上——

陳：對對，你在漢口租界上，闊氣生活很舒服，你開過賭場，開過鴉片煙館。抗戰後你跑過

昆明，跑過香港，也做過淺陋生意，發過一點兒國難財。……現在，你還有話說沒有？

張：陳大哥，只怪我的運氣不好。

陳：不，只怪你好玩，好賭，好抽鴉片煙。

張：（假裝喫驚地）我抽鴉片煙！這是誰造的謠言？陳大哥，你要知道抽鴉片煙現在是犯

法，會槍斃的呀！

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謝謝你的指點。

張：陳大哥，我今天實在是因爲——

陳：物價高漲，家庭負擔太重，生活困難。……

（電話鈴響）

陳：好，你等等（走去聽電話）喂！我方公館……哦，你是吳先生呀……好，請你等等。

（老陳走至書房門口，推開門向內望了望，見沒有人，即忙又將門帶上，向樓梯口走去。剛上了一兩步樓梯時，回頭向張璞望了望，見張鬼頭鬼腦的，覺得有點不放心，

於是又轉過身走下樓梯。）

陳：老張，請你出去一下，好不好？

張：我想見見二老爺。

陳：我老實告訴你，二老爺跟大老爺吵完架就跑出去了。你待會兒來吧！

（略停，見張不動）走呀！

張：好，我走，我走。（下）

（老陳剛走至樓梯口，鄧克安和方培成二人已由樓上走了下來。）

否極泰來

方培成：克安，你看培根有出息沒出息？「大」學畢了業，要當「小」學教員！

安：（安慰地）你別急，讓我慢慢來勸他。他會答應你的。

陳：（在一旁）大老爺，拍賣行吳先生來電話。

成：（方培成簡稱）克安，你請坐！

安：你聽電話去吧！不用管我。

（方培成走去聽電話，老陳下）

成：喂！你是吳先生嗎？……我培成哪，有什麼事嗎？……（驚）什麼！出了一个大騷

案（鄧克安開聲也喫了一驚，剛坐下又站了起來）……是我們行裏嗎？……數目有多

少？……十五萬五！這樣大的一個數目。你們幹什麼的？……噫……噫……噫……

後來呢？……噫。報告偵緝隊沒有？……我不來了，等會有消息打電話來！飯桶！鄧

是一些飯桶！

安：怎麼回事？

(方培成剛要開口，老陳又追張璞上)

陳：趕快拿出來！

張：我沒有，我沒有。

成：怎麼回事？

張：大老爺，他冤枉我偷了您樓下的東西。

成：你偷沒偷？

張：我沒有。

陳：(氣極，一把抓住他)你沒有，你沒有，(從他身上取出一個小花瓶)難道是這花瓶要躲防空洞，親自鑽到你身上去的嗎？

成：(對張)滾！

張：大老爺，我實在是因爲——

陳：(推張)滾！滾！別廢話！(與張同下)

否極泰來

成：大騙，小偷，克安，你看中國有沒有辦法！

安：拍賣行的騙案究竟是怎麼回事？

成：說起來這只能怪我自己，我不應該貪得那一點兒小利。我上一個月不是托西柳鄉的黃紹武替我屯了幾十擔米嗎？拍賣行的錢我都挪用了。適逢其會有個很闊綽的人到我們行裏去做了幾筆生意，後來他說有一筆銀行的款子，一共有二十萬元叫我們代他取回存在我們行裏，慢慢來取用，或者零碎的在我們行裏買點東西。吳先生問我，你想這樣好的事，我還有不答應的嗎？我就答應了。在這個期間，同時有一個老頭送來一件古董花瓶，標價三十萬，標出以後，每天都有人來欣賞，來還價，有的出到十八萬，有的出到二十萬，那一個很闊的人也常常來欣賞，價錢也出到二十五萬。但是每次問那老頭，他說三十萬一個也沒少。這樣有三個多星期了，今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那一個很闊的人跑來說，這花瓶他決定買了，一查帳他還有七萬，他當時又付出三萬，他說下午準三點鐘的時候再送二十萬來取花瓶。剛好他走後不久，那老頭也來了，他說

他馬上要離開這地方，古董不賣了。叫他等到下午三點鐘，他不肯。行裏人見已經有人定了，同時又有四萬五的行價錢，賺，就墊付了十五萬五讓花瓶留下了。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點鐘，那一個很闊的人還沒有來，跑到旅館裏一打聽，這人在今天正午十二點鐘的時候，就離開了。

安：花瓶不是還留在行裏嗎？

成：有什麼用，一件假古董！

安：我看他們一定是有組織的，案件恐不止這一起。

成：當然哪。這社會太黑暗了！

安：所以你叫培根來經營這個拍賣行和米廠的事，我很贊成。

成：可不是，米廠裏那些辦事的人也都是些胡塗虫。譬如前一個月有一票米，暗盤還沒有突過關，他們放過去了，不知道買進，上一個月已經陡漲三成，他們還來嘈噓，問收不收。你想：這個米、柴、米、油、鹽、花、紗、布，人人需要的，多屯積點，還

否極泰來

會領本嗎？至於現金週轉不靈，想辦法呀，可他們都是些笨豬，每一件事都要來跟我嘈嚷，前幾天我想來想去，只有等老二回家了，叫他來負責，他總算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知識見解比那些胡塗虫多少要高明一點，再說這個家，我也應該退休了。我已經是快五十的人了，我想好好兒喫兩天自在飯，可是，他不肯，跟我吵了兩架，他說他要下鄉去當「小」學教員，還打算兼鄉公所的什麼文化幹事，克安，你看他有用沒有，現成的白米飯不喫，要去啃加連谷帶稗的平價米！

安：培坤呢？

成：你別提老三了吧！這孩子也夠我淘氣的了，人倒只有二十來歲，心却比什麼還要大。

安：他不是還在國立藝術學校裏學圖案嗎？

成：是呀，他說他身體結實，最近打算投考航空學校。已經跟我談過三次了，我昨天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他採取了國際外交上的辦法，給了我一道「哀的美敦書」，說今晚上要回來跟我作最後談判。

安：你可以勸勸他，學航空太危險。

成：可不是，我已經勸過三次了。

（吳芳毅很慌張地從內室走了出來）

羣：（對安）克安，老太爺恐怕不中用了，你趕快進去瞧瞧吧！

成：怎麼樣？

羣：藥喫不進去，眼睛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了！

（三人同下）

（方培坤——一個極樂觀的二十來歲的青年上，後面跟着張璞。少頃老陳又趕了上來。）

陳：三老爺，你怎麼又把他帶上來了呀？

方培坤：怎麼？他已經來過了麼？

陳：可不是，他剛才還偷了我們樓下的那隻小花瓶。

否極泰來

坤：（方培坤簡稱）不，他是在欣賞那隻花瓶上的圖案。（轉對張）張璞，你說是不是？

我告訴你，那花瓶上的圖案雖然是法國新派的作風，但頗富於東方藝術的趣味。

陳：三老爺！你別廢口舌了，叫他走吧！

坤：不，你下去，我跟他聊聊天。我們也有好久沒見面了。

（老陳下）

坤：你找我有什麼事沒有？

張：我身邊只有五塊錢了。

坤：那很好。

張：我想請你

坤：借點錢。

張：可不是，三老爺真是一個明白人。

坤：要多少？

張：五十，一百，隨便三老爺吧！

坤：你猜我現在有多少錢？

張：不知道。

坤：猜猜看！

張：三百塊。

坤：再猜！

張：五百塊。

坤：再猜！

張：一千塊。

坤：我告訴你，我身邊只有這幾張用不出去的角票了。（邊說邊在西装掛褲的幾個荷包內

掏出幾張五分，一角，和二角的角票來。）

張：我不相信，三老爺每次回家，不能取這麼千兒八百的。

坤：可是你要知道，現在馬牌顏料已經賣到二百五十塊錢一盒，廣告畫顏料已經賣到一百八十塊錢一瓶了，就不說買十二瓶，你也得買紅黃藍白四瓶吧！四八三百二，一四得四，就得七百二十塊錢。至於英國紐物斯（Reeves）牌的廣告畫顏料，恐怕一千塊錢一瓶還買不到呢？

張：那末，你那幾張角票——

坤：你也要？

張：嗎。

坤：（看看角票，數了數）剛好，一共有一塊錢，（遞給他）你拿去好了。我本來打算今日晚上發一封信的。你的用途既然比我的急，那麼，我的事就留着明天辦吧！

張：還有整塊的沒有？三塊五塊都成。

坤：（搖搖頭）我不騙你。

張：那末——

坤：對不起。

（張失望下，剛走至門邊適逢方培根和鄧克興二人上，鄧克興個兒矮矮的，身體很結實。）

張：（又燃起一片希望，笑嘻嘻地迎上前去，對培根）二老爺！

方培根：哦！張璞。

坤：（對鄧克興）二表哥，你一定明天走嗎？

鄧克興：（走攏去）明天。

坤：你看，我今天趕回來，剛好給你送行。

興：（鄧克興簡單）你的事怎麼樣了？

坤：我給一張東西你瞧！（在衣袋裏掏）

根：（方培根簡稱，掛好大衣，轉身對張）有什麼事嗎？

張：我想問二老爺借點錢。

否極泰來

根：要多少？

張：隨便二老爺給吧！

（方培根走去在大衣袋裏取錢）

（這邊：鄧克興已經在培坤手裏取過一張紙條，而且業已展開。）

興：（唸）「大中學校學生投考航空學校選挑辦法」。辦法政府已經擬好了麼？

坤：已經擬好了，一兩次在報紙上就要公佈了，二表哥，你看我的身體怎麼樣？有沒有

希望？

興：（看看他）有。

（鄧克興繼續閱看紙條）。

（這邊：方培根已經取好錢，而且走近張璣，數張十塊的遞給他。）

根：三十塊夠嗎？

張：（歡喜地）夠了，夠了。（又看着培坤手裏的錢）二老爺，假如您還有，我想請您再

借三十塊給我！

根：（數數錢）我一共只有八十塊。好我們兩人分吧！（又給了他一張十塊的）

張：（接錢）王老爺，謝謝您。您去年熱天還經我二十五塊錢。

根：是的，我害你又多抽了兩口鴉片烟。

張：（假裝喫驚地）我抽鴉片烟！這是誰造的謠言！

根：（微笑）你不抽？

張：我不抽？

根：我希望你不抽就好了。

張：王老爺，謝謝您，我走了。

根：好。

（張球下）

葉：（看罷條文）你已經決定了麼？

否 極 泰 來

坤：我已經決定參加挑選。

（培根走過去從克興的手中接來那張印着航校挑選辦法的字條）

坤：二表哥，你這次到英國研究水利工程，幾年？

興：兩年。

坤：喲，我學校得三年，那我還來不及駕飛機到倫敦去接你。

興：（笑）你參加考選一定有把握麼？

坤：我想以我這個結實的身體來作試驗，大概不成問題吧！

興：你從前不是最愛美術的嗎？

坤：（笑）我現在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二表哥，你知道我是一個學圖案的，不過我最近感

覺到：只有那戰鬥機戰鬥在那蔚藍色的天空上的那種圖案，才是最美麗的圖案！二表

哥，當我們欣賞一張山水畫的時候，我們不是很想把自己的情感，化入在這張山水畫

裏面，成爲這張畫裏面的一個人物嗎？所以我最近打算把自己，變做那張「戰鬥機戰

門在天空上畫的美麗的圖案裏面的一個小圓點。

興：三弟弟，你的思想太美了，這志向太偉大哩，（伸出一隻手）我確係成功。

（培坤與克與握手）

興：至於我，是一個工人，一個老粗，沒有什麼大來頭。當我在水利委員會的工程隊工作時，同事們都喊我是「牛」。

坤：二表哥，你不是說生財政府怎麼會選派你出洋呢？

興：那是個條件。

根：（看龍字條）這結培坤，你跟大哥商量過沒有？

坤：他反對，你呢？

根：我贊成！

興：二表弟，你學校念完了沒有計劃嗎？打算怎麼辦？

根：你知道我是一個學社會教育的，我看最近鄉村裏面各中心學校跟保國民學校的「民教

部都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我想下鄉去找一個中心學校，教教書，同時想兼一個鄉公所的文化幹事，來作一點鄉社自治的工作。

興：這很好呀！一切社會建設的工作最基本的是鄉社自治。也只有鄉社自治員才能深入農村，明瞭民間的疾苦。二表弟！（伸出一隻手）我希望你也變成一條「牛」，（培根和他握手）因為只有「牛」才是鄉村老百姓最喜愛的。

坤：二哥，你跟大哥談過沒有？

興：他反對。這三天他跟我吵了兩架。

興：他的意思？

興：要我留在城裏。

興：幹什麼？

興：當拍賣行的經理，兼做屯積柴米油鹽花紗布的勾當。

坤：你跟爸爸說過沒有？

根：他病很重，我沒有講。

（劉麗珍在內喊）

珍：（喊）老陳！老陳！（走出見克興）二表弟，你來了嗎？

興：是，大姨嫂。我大哥跟二嫂來了嗎？

珍：都來了，在裏面。

坤：爸爸的病好些了麼？

珍：很危險。你大哥叫老陳趕快去仁濟醫院請顧大夫來打針，

根：爸爸不是最反對西醫的嗎？

珍：他現在已經閉着眼睛不能說話了。

坤：好好，我親自去一遭。

珍：三弟，你快去快回！

（培坤下，老陳很匆忙地走了上來）

否 極 泰 來

陳：太太，您喊我嗎？

珍：三老爺已經去了。

陳：菜全弄好了，是不是馬上開飯？

珍：不，等馮大夫來給老太爺打過針再開飯。（對興）二表弟，你餓嗎？

興：不餓，等一會。

珍：你請坐，我一會兒就來陪你。（由內下）

陳：鄧二老爺，在前一個鐘頭，水利委員會有一位王先生來過電話。

興：（忽然想起）哦哦，我這有一件事情要去跟他商量。培根，我出去一下，馬上就來。
根：好。

（鄧克興向外下，老陳跪下）

（少停培根正擬向內室走去時，適逢培成由內室走了出來。

成：你上那兒？

根：我想去見見爸爸，聽大嫂說，他病很危險。

成：是的，他快要死了！（很傷感地）但是在他斷氣以前，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情。

根：什麼？

成：這個家我不能再負責了。

根：你要我怎麼樣？

成：在爸爸斷氣以前，答應我來主持這個家務，經營拍賣行跟米廠的事業。

根：那末你就毀了我。

成：不，是我成全你。二弟，你堂堂一個「大」學畢業生，爲什麼要當「小」學教員。鄉

公所的事，更沒有意思。

根：那是事業。

成：什麼事業！你以爲一個小學教員能跟一個鄉公所的事能救得了國家麼？鴉片戰

爭以來中國老是割地，賠款，內亂，外患，整一百年了，有什麼辦法？

否極泰來

四一

根：那是受了不平等條約的影響。

成：我年青的時候，看見曹錕，吳佩孚聯絡張作霖打段祺瑞，後來段祺瑞倒台，吳佩孚又掉過頭來打張作霖；這樣皖系打直系，直系打奉系，打來打去，也是受了不平等條約的影響麼？

根：怎麼不是？你要知道這些北洋軍閥，都養了一班小官僚，小政客替他們活動。因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有一租界，在中國有特殊向鐵路航行權，可以任他們方便。譬如北平的使館界，天津的租界，跟北寧路上的國際列車，這些地方，在那個時候，就是那些軍閥政客們活動的大本營。他們由此成功，由此失敗，由此上台，也由此下野。

成：那末中國「窮」，也是受了不平等條約的影響嗎？

根：怎麼不是？因為中國的海關操縱在外國人的手裏，中國的生產事業，不能受關稅的保護，結果洋貨充滿了中國內地的市場，本國貨物反而不能推銷。弄得我國原有的手工業衰落，農村經濟破產。

成：老二，我不願意聽你這一套大道理……

（接着電話鈴響）

（老陳未上來，培成也懶得去理會，培成只好走過去）

成：（接電話）喂！你那兒？……是吳先生嗎？我培成哪！有沒有消息？……還沒

有，還沒有打電話來幹什麼？……什麼？……好好，等會兒再說。

（培成掛上電話，走過來）

成：這是事實。二弟，你可曾知道我們行裏，今天發生了一件大騙案，被人家騙去十五萬

五千塊錢？

根：（漠然的）不知道。

成：你可曾道知今天剛才張璞連來做過小偷？

根：……

成：大騙，小偷，這是中國的人心！難道說這也是受了不平等條約的影響嗎？

否極泰來

四三

根：怎麼不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有「租界」，有「領事裁判權」，所以弄得中國的社會組織瓦解；中國的社會風氣，一天一天趨向於浮華，虛偽，放蕩浪漫，雜亂，因循，苟且，自私，自利，事事不敏捷，人人不誠實。大哥；就拿你做的這個拍賣行來說吧；你說昨天行裏被人家騙去十五萬五千塊錢，可是拍賣行過去騙過人家多少錢呀？

成：老二，你這是什麼話？我們拍賣行騙過誰的錢？百分之十五的行佣是同業公會跟社會局雙方規定的。

根：你以為我不知道，當人家送來一件物品時，明明價值五千，你們拚命的壓低，說只能標價三千，可是你們賣出去的仍然是五千，請問：那兩千塊錢到那兒去了？

成：……

根：當然，不能一概而論，然而拍賣行有沒有這種行為呢？

成：……

根：大哥，別說拍賣行跟米廠了，在目前的一般生意場中，那一項不帶點奸狡欺詐的行為。

(相當氣憤)譬如說吧：皮鞋買八百塊錢一雙，他標價七百九十八塊錢；大衣賣三千塊錢一件，他標價二千九百九十五塊錢；這是商業心理嗎？(有力地)不！這是變相的欺騙行爲！瓜子大王，花生大王，湯糲大王，究竟那一樣能稱爲「大王」呢？那一家又是真正的「大王」呢？這是商業心理嗎？(痛心地)不，這是變相的欺騙行爲！所以我願意做一個小學教師，我要教下一代的國民，不要學上這一代的欺騙。

(培坤同老陳上)

坤：(對陳)老陳，你去告訴大太太，你說願大夫一會兒就來。

陳：是。(向內下)

坤……

成：老三！

坤：大哥。

成：願大夫一會兒就來嗎？

否極泰來

坤：是的，我剛才在路上碰見他，他說回院去取了針藥，一會兒就來，爸爸病很危險嗎？

成：很危險！老三，你跟老二是一個娘的兄弟，我跟你們兩個人雖然不同媽媽，但是無論如何總是一個爸爸生的。現在爸爸很危險，我想在他斷氣以前，要求你答應我一件事情。

坤：什麼事？您說。

成：藝術學校不念了，好不好？

坤：我是打算不念了。

成：航空學校也不必考了。

坤：爲什麼？

成：三弟，請你可憐我，我是一個快到五十歲的人了，我想自由自在的吃兩天閒散飯，這個家，我不能再負責了。我想請你來主持家務，來經營拍賣行跟米廠的事業。

坤：大哥，我根本就反對「拍賣行」這個「職業」，這是什麼買賣呀？有錢的人要買珍珠瑪瑙，要買三花牌的胭脂，夏納兒牌的香水，他可以走進拍賣行，你們來替他「買」……

你們就在那裏幫助有錢的闊老們過着奢侈浮華的生活！這在戰時，是什麼「買賣」呀！
「大哥，你請了許許多多的男的，女的，二十歲的，三十歲的青年來，替他們看管珍珠瑪瑙，替他們計算洋錢鈔票，這又是什麼「事業」呀？大哥，我們在這抗建時期，爲什麼不能節省一點人力來，做一點有利國家，有助社會的真正事業呢，我們爲什麼要捧起白米飯來，替那些有錢浪費穿戴珍珠瑪瑙的人去服務呢？

成：社會沒有上軌道，有什麼辦法？所以我很灰心，很失望，我認爲中國絕對沒有辦法沒有希望。

楓：（插入句）那是因爲你只看到一方面，同時也因爲你失去了自信心的緣故。

坤：我認爲中國是有希望的。

成：（反語）希望就在你身上？

坤：（也自負不凡的）不錯，希望就在我身上。我用藝術來陶冶我的心情，然後用我這結實的身體參加航空，貢獻我的力量。

成：你不答應我的要求？

坤：不答應。

成：我是大哥。

坤：你是大哥又怎麼了？

成：命令你！

坤：不聽受。

成：老三，你不能這樣頂撞我。

坤：頂撞了，又怎麼樣？

成：（氣極）反了！反了！！

（培成右手握緊拳頭，在中間冰面桌上連擊數下，然後大叫一聲「反了」，向三樓上跑去。）

（老陳，在他們衝突時由內室走了出來，見狀站在一邊不敢作聲，這時候連忙走法收拾桌上的東西。）

（劉麗珍、鄧克安、吳芳羣三人聞聲由內出。）

珍：走在前頭慌張地。什麼？什麼？

（沒有人答覆。老陳仍在收拾東西。）

珍：老陳……

陳：（抬起頭）是二老爺跟大老爺……

安：大老爺呢？

陳：去……

安：我去勸勸他。（下）

珍：培坤……

（培坤不理，氣沖沖地進書房）

（老陳……）

（外面傳來一片鬧聲）

否否極……

（鄧克與急忙地拿着一張「號外」從外面跑了上來。）

奧：（歡欣地）培根！號外！

根：（驚喜地從坐位上站了起來）說什麼？

奧：我國今天跟英美兩國簽訂了平等互惠的新約了！

根：（喜）什麼，不平等條約廢除了嗎？

奧：可不是。（念號外）「中美中英於今日上午十時（華盛頓時間）及下午四時分

府及重慶簽訂平等互惠新約。所有英國美國在中國之「租界」，「使館界」，「領事裁判權」，「特別法庭」，「外籍水人等特權」，「軍艦行駛之特權」，「英國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以及一切影響中國主權之其他特權，一律撤銷。」

根：我知道這是會成功的。前年五月限七月，中美中英不是有關於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換文嗎？去年十月十日，美國跟英法兩國政府，不是同時通知我國民政府，廢除他們

在中國治外法權及有關的特權，而依平等互惠的原則改訂新約嗎？

興：今天是什麼日子？

根：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興：這真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有力地）培根！來，握個手！（伸出一隻手）

（培根和他握手）

（外面，又是一羣報販叫賣「號外」的聲音）

——號外！號外！

——中英成立平等互惠新約的號外！

——號外！號外！

而且還夾着人們從每一角落裏跑出來叫買號外的聲音。

（邵克興與方培根二人歡喜欲狂，兩人急躑出陽台，倚着陽台的欄杆，俯首下望。）

（劉麗珍與吳芳羣二人被根興二人熱烈的情緒激動，也面現喜色，並且，也同時回轉

身來，望着他們二人的背影。）

（「號外」聲仍在繼續着。）

（這時候唐媽由內面跑出。）

唐：（慌張地）太太，太太，老太爺不中用了！

珍：（驚）什麼？（由內室急下）

翠：（聞聲，急至台中，向樓上喊）克安！克安！（帶着很悲愴的聲音，極度緊張地）

太爺！老太爺！

（培根與克興聞聲急轉，由內室急下）

（培坤聞聲從書房奔出，由內室急下）

（培成與克安聞聲，跑下樓來，連同翠，三人由內室急下）

（老陳聞聲也奔上樓來，由內室急下）

（少頃，張瓊上）

（老陳又急急忙忙地從內面出來）

陳：張璞，你又跑來幹什麼？

張：剛才二老爺給了我四十塊錢，那曉得在路上碰見一個債主，給他搜去了，三老爺給我的那一塊錢角票也給搜走了，我想還是見見老太爺。

陳：見老太爺！那好極了，好極了！等我到棺材去了回來，再給你傳見。

張：怎麼，老太爺——？

陳：不，他就要出來歡迎你。（說後匆匆下）

（張璞失魂地，隨下）

（培根流着眼淚，從內門走了出來，後面跟着克興。）

根：（傷心地，低沉的聲音）想不到，他真的死了！

興：（安慰地）別傷心，說句不孝的話，他老人家這大年紀，也應該去世了。（拍拍他的肩膀）培根，別難過，好好的保養身體，爲了我們的事業。

否極泰來

（餘）遠處仍有「鷓鴣外」聲。

五四

—— 幕徐徐落——

第一幕

是西柳鄉中心學校的民教部。矮矮院牆的正中靠右邊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大門，門上有一杉木和枯藤攀做的門頂，在兩根橫樑之間，橫寫着「西柳鄉中心學校民教部」等幾個字。因為這字是雕空用鉄絲一個個掛上的，所以我們從台下望過去，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十個字反面的字跡。左邊現出一座房子來，門前有三步石階，門口掛着一塊小牌，上寫着「書報閱覽室」。右邊有一棵樹。右前角通內面民教班的課堂，正中有一個圓石桌，桌旁有兩三個圓石凳，左後方及石樹旁各有一個長石凳，其餘花花草草，類似一個小花園的模樣。

開幕時，舞台上空空的一個人都沒有。少頃，高雲——一個年輕的女教師，穿着很樸素的衣服，夾着一包文件由外面走了進來。坐在石桌旁清理文件。有時候還拿起鉛筆在紙上寫點什麼。

姜大寶——一個十來歲天真活潑的農家小學生從外上。

姜大寶：高老師！

高雲：（抬起頭）噫！姜大寶，你媽媽呢？

姜：（姜大寶簡稱）她一會兒就來，高老師你找我媽媽幹什麼？

雲：（高雲簡稱）我們想請你媽媽來識字讀書！

姜：她這大年紀了還要讀書嗎？

雲：鄉公所的戶口冊子上，不是只寫着三十八歲嗎？

姜：是呀，三十八歲還不大？

雲：不大。姜大寶，你媽媽一個字都不認得嗎？

姜：一個字都不認得。哦，高老師，去年有一天才笑話哪。我爸爸出門去了，托人帶一封信來，我媽媽把信拆開，倒拿着信紙，跑來對我說：「大寶，這是你爸爸的信，你念給我聽！」信倒着怎麼念呢？高老師，你說好笑不好笑？

雲：姜大寶，你教你媽媽識字好不好？

姜：不，我不教。

雲：爲什麼？

姜：那一天我笑她，她還打我的腦袋那，

雲：你媽媽常常打你嗎？

姜：可不是。我們的級任了老師也常常打我。高老師，我們班裏同學說，只有您跟方老師兩人好，（忽然想起）哦！高老師，萬福成昨天上「自然」課，背不出，又給了老師

罰了跪哪！

雲：怎麼，了老師還在罰你們的跪嗎？

姜：是呀！星期三我也罰了跪。

雲：爲什麼？

姜：我問一個問題，他答不出，就罰我的跪了。哦！高老師，前天了老師在黑板上又寫了

一個別字哪。他說「漂流」的「漂」字，旁邊有沒有三點水？

雲：有呀。

姜：黎正剛的爸爸也是這麼說。丁老師剛剛一寫出來，黎正剛就站起來說：「丁老師，我爸爸說過「漂流」的「漂」字旁邊有三點水的。」當時丁老師臉通紅。

雲：哦。

姜：高老師，您跟方老師來做我們「四上」的級任老師，好不好？

雲：我不是在教你們的「音樂」嗎？方老師不是也在教你們的「社會」嗎？

姜：方老師教「社會」才有趣哪，他老是在講故事。

雲：你們喜歡他嗎？

姜：喜歡。哦！高老師，方老師的爸爸死了嗎？

雲：你怎麼知道？

姜：他肩膀上纏着一塊黑紗。有一天黎正剛問他，他說是給他爸爸帶孝。

雲：是的。他爸爸去世，還只有三個多月。

姜：他爸爸從前也是當老師的嗎？

雲：不是做官的。

姜：哦！方老師來了！

（方培根穿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服，纏着黑紗，手拿着一本民衆課本上。後面緊跟着

張璣。）

根：高小姐，他們二個都沒有來嗎？

雲：沒有。我在這兒等他們。

根：張璣，你有什麼事嗎？

張：二老爺，我想向您借點錢。

根：要多少？

張：百兒八十隨您給吧！

否極泰來

根：是不是又要抽鴉片煙？

張：我抽鴉片煙！這是誰造的謠言？大概又是陳忠——

根：得得，你別怪老陳。

張：那末，這又是誰跟我過不去。

根：（掏出錢）真對不起，我的錢都給書報閱覽室買了書，訂了報，現在身邊僅僅只有二十塊錢了，你拿去先用了再說吧！

張：（不願接）

根：不要嗎？那我上課去了。（往右前角下）

張：二老爺，二老爺！您多借點！（往右前角跟下）

姜：這是一個什麼人。

雲：一個鴉片煙鬼。

姜：方老師也太忙了，承學生教完了，又要來教大學生。

（遠處有人在叫「大寶」。）

姜：我媽媽來了。（跑到外邊向外喊）媽媽，我在這兒。（少頃，他媽媽抱着一個小孩子上。她名叫楊小妹，一個十足鄉下的農家女人。）

楊小妹：（剛到門邊，就被口大罵）大寶，你這個該死的，你這個砍腦袋的，我到處在找你。

姜：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先上這兒來嗎？

楊：（楊小妹稱）今天禮拜，不在家裏做事，跑到學校裏來幹嗎？

姜：我們級任丁老師叫我們來開會。

雲：今天開什麼會呀！

姜：不知道。他叫我們全班都來，那一個不來，明天就罰跪。

雲：（站起來）這是你媽媽嗎？

姜：是的。（轉向他的媽媽）媽媽，這是高老師。

否極泰來

楊：（走進，勉強的）嗯！高老師。

雲：你貴姓？

楊：我姓姜。

雲：我是問你娘家姓什麼？

楊：姓楊。

雲：你叫什麼？

楊：我沒有名字。

雲：怎麼沒有名字呢？

楊：我小時候他們都叫我「小妹」。

雲：「小妹」！好，（在一張紙上很快的寫了幾個字）楊小妹，你今年有多大歲數？

楊：我有——

（他話未說完，懷裏的孩子哭了。她抱着孩子滿台走，哄小孩。）

(好一會，小孩才停住哭。)

雲：這是你第二個小孩麼？

楊：是的，二寶。高老師，你問我歲數幹什麼？(停住步)

雲：我們最近定了一個辦法，凡是這一鄉的人，不論男女，四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我們都要叫他來識字讀書。

楊：四十五歲以上的呢？

雲：四十五歲以上的就隨便自己，他願意讀書識字，我們就教他讀書識字。……

楊：不願意呢？

雲：不勉強。

楊：(扯慌)我有四十八歲了。

雲：(笑)你那兒有四十八歲？

楊：真的四高老師？我不騙您。

否極泰來

雲：鄉公所的口冊子上你不是報的三十八歲嗎？

楊：那是他們弄錯了。

雲：我看您樣子也沒有四十八歲呀！楊小妹，讀書是有好處的！

楊：我們知道人家，在家裏生兒育女，洗衣燒飯，讀書有什麼好處。

雲：譬如：讀了書，自己可以記帳哪，念信哪。

（聽到「念信」二字，姜大寶忍不住卜刺一聲，笑了出來）

（楊小妹楞了楞，接着回憶起一件事來，連忙趕過去打他）

楊：你這該死的！你這砍腦袋的！你又笑我那次——（看看高雲，又不好意思說下去，即

忙停住。）

（姜大寶被趕得兩頭跑，終於躲過了。這寶又哭又叫聲）

楊：（一邊哄着小孩，一邊走到高老師的面前，很天真的）高老師，你有平價布沒有？你

賣兩丈平價布給我，我就來讀書。

雲：（本領布線）（笑）（笑）我沒有。楊小妹，讀書是爲了你自己呀。

楊：謝謝您，我不讀。

（孩子哭）

楊：（一邊哄小孩，一邊——）你瞧，我的孩子哭，我那兒有工夫不上學呀！
雲：不，你就在家裏，我們叫姜大寶來教你。

楊：他！（瞧不起的），他自己還沒有讀成器哪，那兒能夠配做「先生」！
雲：這叫你不要管，我做有辦法的。只要你答應，願意來做一個學生。

楊：（搖搖頭）（假裝氣的）謝謝您，高老師，我家裏的事情多着哪。（馬上又換過另一付
卑面孔，粗聲大氣的）對姜大寶，走！回家去！

姜：我還要開會。

楊：今天禮拜，開什麼屁會呀！（自言自語地）我說有什麼好事哪，把我給賊到這兒來！
（姜大寶！走！）（楊小妹頭也不回的走了。姜大寶無可奈何的跟下。高雲失望的跑到

（門邊）

雲：（對外喊）楊小妹！……楊小妹！……

（楊小妹沒有答理，高雲很失望的走了回來。呆立在石桌的旁邊。少頃，方培坤上）
坤：（站在後面望了一會兒高雲的背影，旋走進）高小姐。

雲：哦！培坤。你怎麼來了？找你二哥嗎？

坤：是的。他在什麼地方？

雲：在裏面上課。

坤：你幹嗎一個人站在這兒發呆？

雲：我在想一件事情。

坤：這事跟我二哥有關。

雲：嗯。跟他有關。

坤：（忽然下）你們倆的愛情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雲：（出乎意料）什麼！培坤！你說什麼！

坤：高雲，我們兩人是初中很要好的同學，你何必瞞着我呢？難道你做我的二嫂，我還不高興嗎？

雲：培坤，你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剛才是在想——哦！你進來的時候，在操場邊，院牆拐角的地方，碰見一個女人沒有？

坤：不錯，她抱着一個小孩子，後面還跟着一個大孩子。

雲：他是一個文盲。你二哥最近有一個偉大的計劃，他想發動本鄉的知識分子，在一年以內，掃除全鄉的文盲。

坤：這計劃我從前聽他說過。

雲：他說地方自治最基本的工作是普及教育，普及教育最基本的工作是掃除文盲。他既然是這中心學校的小學教師，又是鄉公所的文化幹事，所以他應該有這個責任來遵照教育部在民國廿九年所頒布的法令，發動當地知識分子，推行識字教育。可是這三個

月以來，他遭遇了很多困難，知識分子不但發動不起來，就是中心學校的同事們也有很多都給他一個冷眼，他無論在街上，在學校，或者在鄉公所的辦公室裏，見人就宣傳他的計劃，希望能夠得到人們的同情和幫助。然而他每次所得到的是當面的恭維和背面的鄙視。這三個月來，他除了個兒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了這所中心學校的民教部以外，關於掃盲工作一點都不能展開，有時候，我偷偷的看見他坐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滿眼淚。

坤：鄉長呢？

雲：不能幫助他。他不是說「窮，沒有辦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說「我們最好先跟黃老太爺商量，商量。」

坤：黃老太爺是誰？

雲：本地的一個大紳士——黃紹武。

坤：哦。

雲：所以我常常勸你二哥，我鼓勵他，我說我願意盡我最大的努力幫忙他。並且容應他在
今明兩天以內將第一保的文盲，全部調查清楚，可是我剛才第一個就碰了硬釘子，等
會兒你二哥來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

坤：你們常常到郊外散步是嗎？

雲：是的。因為我看見他最近老是愁苦，老是忙，所以這幾天每次飯後我都約他出去散
步；我想讓這春天的陽光來給他一點溫暖，同時也好叫這田地裏的新苗給他一點新的
啓示，因為一切事業，正如同一粒穀種長出的新苗一樣，不必急，他是會慢慢的成長
的。

坤：有時候你們手拉着手是嗎？

雲：（略荒）你怎麼知道？

坤：從城裏到這四鄉鄉有三十多里路，我沒有長「千里眼」，當然看不見，不過，我有兩
隻，「順風耳朵」！

否 極 泰 來

雲：聽誰說的？

坤：我剛才在街上那家大茶館裏，聽見隔壁桌上有幾個人在談論。

雲：哦！他們在談論我們什麼？

坤：我因為口渴，在鄉公所和中心學校校本部兩處都沒有見着二哥，所以就上茶館去坐了

一會兒，剛巧一坐下我就聽見有一個長着稀白鬍子的老年人，提到你們兩人的名字，

接着就有一個瘦痢頭的莊稼人說：「有一天，我看見他們兩人手拉手，多親熱呀！」

接着，他們就轟堂大笑。

雲：（臉微紅，低下頭，有點不好意思）

坤：鄉下人，見識少，男女社交觀念還是比較守舊。——哦！高小姐，你們鎮上這兩天出

了什麼事嗎？

雲：沒有呀！

坤：那末，今天也許有什麼事要發生。我剛才在街上看見有很多人，東一羣，西一羣，鬼

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些什麼。

雲：你沒有聽清嗎？

坤：沒有。高小姐，我口渴極了。

雲：對了，你請到這（指左邊的房屋）書報閱覽室去歇一會吧！裏面有茶。

坤：不，我在茶館等。我二哥下了課，請你先告訴他一聲，說我航空學校已經考取了！

雲：什麼，你已經考取航空學校了嗎？恭喜，恭喜！（鞠躬）

坤：這是幹什麼？

雲：表示敬意。

坤：等我學會了駕駛飛機，我必定首先駕着飛機，飛到你這兒上空，打三個大圈。

雲：爲什麼？

坤：表示回禮。

雲：（笑）

坤：（笑）好，我走了。我二哥下了課，請你叫他趕快來呀！我今天還要趕進城。

雲：幹嘛這樣急？

坤：航空學校後天就要報到了。好，回頭見。（下）

（高雲又等了一會，見沒有人來，很焦急的，收拾文件由右前角下）

（黃紹武和鄧克安兩人由書報閱覽室走了出來。）

黃紹武：（走在前面，回過頭對鄧）克安，你說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

安：黃老太爺，我剛才不是跟你談了半天嗎？請您別生氣！

黃：（黃紹武簡稱）他是什麼東西，一個毛頭小夥子，竟敢在我面前撒野！

安：也許他不是說您的。

黃：不是說我，他是說誰？西柳鄉那一個不知道，我黃紹武屯了幾百担米呀！他昨天在鄉

民大會中，竟敢公開的演講，說屯積米糧的是漢奸。請問：他大哥方培成是什麼？

安：黃老太爺，您別見氣吧！說起屯米，我鄧克安不是也多多少少屯積了三五十担嗎？況

且今天我約了方培成來拜望您，也就是爲了屯米的事情。他們這種年青人，讓他去吧！他說他的，我們幹我們的。

黃：別說他是縣長介紹來的，有地位，有狼。哼！在這西柳鄉裏，他這樣胡言亂語，我可以原諒他，我的弟兄們恐怕……

安：黃老太爺，您別說了，我一會就去叫他來跟您賠個罪。

黃：哦，不不不，克安，你別多事了。

（張璞上，擬往大門下）

黃：張璞，你等等。

張：（很敬畏地）是是。

黃：（對克安）說來也很奇怪，這小子第一天來，我第二天就瞧着有點不順眼。

張：（連忙）黃老太爺！我，我……

黃：（轉過臉，大聲地）沒說你，別打岔！

否極泰來

張：是是。

黃：克安，你說，我還有臉面在這地方上作人嗎？

張：黃老太爺，他年輕，不懂事，你「大人不記小人過」呀！好好，我馬上去找他來，跟

你賠個罪。（擬下）

黃：克安，克安，你別多事了吧！

（鄧克安下）

黃：張璞。

張：黃老太爺，您有什麼吩咐麼？

黃：你近來手邊怎樣？

張：緊得很！黃老太爺！

黃：鴉片煙還抽嗎？

張：（不承認）我抽鴉片煙！這是誰——

賈：得得，不用扯謊了，你在那一家抽，每天抽幾口，我全知道。

張：（沒有方法抵賴，只好軟弱下來）黃老太爺！……

賈：你在城裏待不住，就跑到我們西柳鄉裏來是不是？（索興吓他一下）我會叫鄉長抓了你，送你去槍斃。

張：（惶恐）黃老太爺，求您照顧一點，我給您！（擬跪）

黃：別下跪了。起來！起來！張璞，你給我辦件事好不好？

張：只要您的吩咐。

黃：等會外面有什麼舉動的時候，你進來給我破壞這所房子。

張：（賂驚）破壞這所房子！

黃：你不願意嗎？

張：不不，我是怕沒一個人擔當不下來。

黃：你只要破壞這書報閱覽室的書櫃，報架，裏面教室的課桌，跟這院牆的大門就行了。

張：是是（擬下）

黃：來，這兩百塊錢，你先拿去用了再說，待會事情辦好了再賞你。

張：（接錢，笑）黃老太爺，謝謝。（下）

（高雲上）

黃：高小姐。

雲：哦！黃老太爺。

黃：近來忙嗎？

雲：還好。

黃：今天禮拜，沒有到野外去散步嗎？

雲：（知道話裏有刺，搖搖頭）沒有。

黃：哦！方先生也來了。

（方培根上）

黃：方先生，你昨天的演講，好極了！好極了！的確，現在屯積米糧的就是破壞抗戰，破壞抗戰的就是漢奸。至理名言，至理名言。哈哈……（拱拱手）你們兩人談一會，我少陪了，少陪了！（向外下）

根：（鄙視的）我就討厭他！

雲：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一個「坐地虎」呀！

根：我不怕。是「虎」，我也要跟他鬥一下。我們一切事業，我知道是他在從中作梗。譬如說吧！發動知識份子，來掃除文盲，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只要我們把每一保每一甲的文盲調查清楚，知識份子也調查清楚，然後給他們分配好，每一個知識份子就近教幾個文盲。每天頂多只要化他們半個鐘頭就行了。這樣兒子教媽媽，丈夫教妻子，徒弟教師傅，對門叫壁隔，有什麼困難呢？每天三個字，字塊由我們供給。可是！雲：真的，民衆應用字，您已經全部選好了嗎？

根：已經選好了。

否極泰來

雲：第一輯一般普通用的字有多少？

根：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個字。

雲：第二輯「農民專用字」呢？

根：有三百四十八個字。譬如「鋤頭」的「鋤」字「粳米」的「粳」字，「糯米」的「糯」字，我都選在這「農民專用字」裏面了。普通字我是根據報紙和一般的應用文件暨詞單據呀，收條呀，書信呀，鈔票呀，這些上面選擇下來的。

雲：你不是說還要編課文嗎？

根：可不是。這一個工作，我想請您把調查的工作做完以後，來幫我的忙。譬如說，第一個月教了九十個字，我們就根據那九十個字編成課文，發給他們讀，第二個月教了二百八十個字，我們就根據那二百八十個字編成課文，發給他們讀；等到一年以後，我們就根據那二百零九十五個字編成時事回報，每天，或者每三天一次發給他們閱讀。雲：說起來也夠慚愧的，今天的調查工作，我一點都沒有作好。

根：這不能怪你，是他們沒有來。本來調查，是應該親自上門去的。不過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家家去，在時間上實在是太不經濟。

雲：真奇怪，怎麼你民教班的學生，一個也沒有來呢？

根：是呀，我在課堂裏等了老半天。

雲：哦！剛才培坤說，有好多人在街上東一羣，西一羣，鬼鬼祟祟的，好像在商量什麼，據他猜想，這鎮上今天恐怕要出什麼事情。

根：不會吧，鎮上這兩天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呀？對哪！高雲，你在這兒待一會吧！看有人來沒有。我去跟培坤談談就來。（擬下。走了兩步又走回來。）高雲，我昨天晚上又決定了一個工作計劃。我決定今年以掃除文盲為中心。明年以注重民衆娛樂跟保育的設施為中心。因為「樂」跟「育」這兩個問題，在鄉村建設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以為如何？

雲：（笑）培根，你記得有一位哲學家的名言嗎？他說：「不要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失

望，不要有成心，有成心就有灰心。」

根：你是我叫悲觀，厭世，不要有什麼計劃嗎？

雲：不，我是勸你「希望」不要太大了。譬如說吧，你希望今年收成七成，假使一下子收了八成，你不是更喜歡嗎？如果你希望今年收十成，結果只得六成，那末你一定會跌入痛苦的深淵。

根：（想了想）噫！你這話「也許」有點道理。

（方培根將下，適逢鄧克安走了進來。）

安：培根。

根：大表哥，你怎麼來了？

安：我到處在找你。

根：有什麼事嗎？

安：（看看高雲）我有一句話跟你說，（指書報閱覽室）來，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棋：好，（回頭走）二表哥有信來嗎？

安：有。他早已到了倫敦了。

（幫人走進室內）

（姜大寶很慌張地上）

姜：（壓低着嗓子）高老師！

雲：嗯。

姜：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告訴您。

雲：什麼？

姜：您知道我們今天要開什麼會？

雲：不知道。

姜：我聽說他們要打倒什麼人。開會地點就在這外面操場上。

雲：打倒誰？

香極泰來

姜：我沒有聽清。會不會是打倒您跟方老師？

雲：（笑）別胡說，我們又沒有得罪誰。

（楊小妹上）

楊：（惡恨恨地）大寶，你這該死的，怎麼跑到這兒來了？（走去向他腦袋一巴掌）走！給我滾回去！

雲：（連忙制止）楊小妹，你別打他呀！

楊：我要打，我要打，我打我的孩子，你管不着！

（楊小妹在姜大寶的腦袋上，又一連打了兩下，姜大寶跑開，高雲走去維護他，并撫摩他的頭，）

雲：（對楊）你別打他的腦袋！……

楊：（對姜）好，你跑吧！你跑吧！（趕過去）

（可是，姜大寶又被高雲拉開了，楊小妹氣極，適逢其時他懷裏的孩子因為激動而噁

哭。於是——

楊：（對懷裏的孩子）你也不聽話嗎？好，你哭！你哭！（惡恨恨的在他小腦袋上打了好幾下，孩子更哭了。）

雲：（又連忙制止）腦袋不能打的呀，腦袋打多了，聰明人是會變笨的。

楊：（更氣）我要打，我要打，我打我的孩子，不與你相干！

（揚小妹在二寶的腦袋上又補了兩下，接着又趕過去打大寶，大寶雙手抱着頭，哭泣着向大門外跑出去了。）

雲：（制止）你別趕他呀！

楊：（趕至門邊，回過頭來，氣沖沖的）你是什麼東西呀！呸！我打我的孩子，也要你管！

（說後回轉身向外急下）

（高雲氣得哭）

（方培根和鄧克安上）

否極泰來

八三

安：培根，我勸你認個錯吧！

根：我有什麼錯？

安：賠個罪不就得了嗎？

根：（氣得發抖）我沒有錯，給他賠什麼罪呀！

安：培根，你要知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漢不吃眼前虧」！

根：（大聲的）我沒有錯，我沒有錯！

安：（也無可如何）好好，你自己考慮，你自己考慮！（向外下）

（少頃，培根，忽然發現高雲在院牆邊的石凳上坐着流眼淚，即忙走過去）

根：雲，你為什麼哭？

雲：（連忙站起支吾地）哦哦，不不，是一粒砂！

根：怎麼，一粒砂飛進眼睛裏去了麼？

雲：（雙手擦着臉，假裝揉眼睛）嗯，是的。（低下頭）

根：我來替你弄出來。

雲：哦哦，不不。

（高雲準備躲開，可是來不及，她的臉已經被培根的兩隻手抬起來了。）

（正其時，黃紹武和鄧克安走了進來）

黃：（一眼瞧見）哈哈……（望着他倆鄙視地大笑一通，接着板起面孔，回轉頭來對

鄧）這種行爲，克安，你看，你看！

安：

黃：我上了年紀，沒有話說。可是這西柳鄉的青年男女多着哪！他們總要學個規矩。

（紹武邊說邊向書報閱室內走去，鄧克安在後面跟着，二人同下）

（方培根氣極，擬向內趕過去）

雲：（即忙迎頭攔住）你別理他吧！

根：混帳東西！他侮辱我。

否極泰來

八六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片「打倒方培根」的吼聲)

(方培根準備衝出去)

雲：(又攔住)你別出去！

(外面羣衆的吼聲)

——打倒不學無術的方培根！

——打倒寡廉鮮恥的方培根！

——方培根你給老子出來！

——方培根！滾出來！

男男女女老少少聲音相當複雜)

根：怎麼有小孩的聲音！難道我們中心學校的學生也參加了嗎？

雲：(被提醒，忽然想起)哦：對啦。剛才姜大寶來說，他們的級任了老師叫他們今天

開會。

根：「丁善卿！」

雲：「可不是！你那天批評他教學方法不好，他一定懷恨在心。」

根：「不是嗎？教育部早已三令五申，對小學生不准用體罰，就他偏要罰跪，打手心，罰書，不准學生發問，更自然課硬要學生死背。這種小學教師留在學校裏，不是誤人子弟嗎？」

雲：「窮！待遇低！真正像你一樣學教育，學師範的人都跑光了，學校請不到好教員有什麼辦法！」

根：「我們可以多開幾次教學觀摩會呀！那一天我不是勸他多讀幾本教學方法的書籍，多研究人家的教學方法嗎？」

雲：「培根，一個人是有自尊心的。當你批評一個人的時候，你如果關起房門來，說出他十個缺點，他會感激你的，你如果當着很多人的面，那怕你僅僅只說出他一個缺點，他也會懷恨在心。那天，你當那麼多人的面批評了善卿有三個缺點，你想想他會不會在內

否？極泰來

八七

心裏深深的記下你的仇恨嗎？

（操場上又傳來一聲很整齊的孩子們的吼聲——「我們不要方老師！」）

根：……你聽！（幾乎落淚）孩子們太可憐了！

（接着又是一陣羣衆的吼聲）

（在吼聲中鄧克安從書報閱覽室裏走出）

安：培根，你就進去向黃老太爺認個錯吧！

（培根不理，鄧無法，又走入閱覽室）。

（這時張璞懷着武器，溜了進來）

（羣衆吼聲愈烈，並且有人喊「衝進去」！聲音在一步步的逼近。）

（有一個人^在在門外喊——「你們別進來吧！你們別進來吧！有話好說，有話好說」這

人邊說邊退至大門，我們先只看見他的背影，等他回轉身，原來這人就是與鄧克安約

好來拜訪黃老太爺商量屯米的方培成。）

成：（站在門口）培根！（他喊了一聲培根，又轉過身去對外）各位，我二弟在這兒，他
有什麼對不起大家的，請大家原諒，我一會兒，就叫他出來賠罪。

（黃紹武同鄧克安走出）

黃：（對鄧）我不要他賠罪，我不要他賠罪！

成：（走進）哦！黃老太爺！

（黃紹武不理，氣沖沖地走出，但在走出之前向張璞望了一眼，示意叫他動手。張微
微點頭，表示會意）

安：（對成）培成，米，我們一會來商量。（跟黃下）

成：培根，你這是何苦呢？你真是一個賤骨頭，好好兒的自在飯你不吃，要跑到這兒來活
受罪。走走回去去回去，馬上跟我一道回去！

（方培坤從外面衝了進來，）

坤：（氣憤，很激昂地）二哥，幹下去，繼續的幹下去！民衆的無知，正是你們學社會教

育的人的一種莫大恥辱！

根：（對坤）對，三弟，你這話說得對，我要繼續幹下去。

（方培根衝至門邊，方培坤轉身跟了過去。）

根：（對外，大聲地）各位，我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請你們說吧！但是，我要首先告訴你們，在這三個月以來，我是怎樣過着一種困苦的日子：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了這所「民教部」。沒有圖書，我去買，我去募，沒有報紙，沒有雜誌，我去訂。沒有錢，我把我的薪水拿出來：還不夠，我又拚命的寫文章，我把我的心血，嘔出來，讓我的心血，變成一張張的鈔票，然後把這些鈔票拿來買課桌，買黑板。我上午教了小學生，下午來教成人班，白天教了書，晚上來擬計劃，來寫文章。我每天頂多只能睡五小時，然而我這樣苦幹是爲了「誰」？各位，你們想！……

（張璞，在院內轉了半天，這時候，突然從身邊拿出武器。）

張：（對根）高小姐，我這把斧頭給您。

雲：（驚）幹什麼？（接過斧頭）

張：我不忍下手。

根：（繼續他的談話，悲痛地）各位，我爸爸死了還不到一百天，我大哥要我待在家裏，我家裏有的是錢，有的是米飯，有的是魚，是肉，是白米飯，然而我不吃，我要跑到這兒來吃苦！（聲淚俱下）爲了你們，我情願讓我的臉一天天的瘦下去，只希望你們的智識，能夠一天天的胖起來，可是，到今天，你們所給我的報答是——（急轉）哦，好！你們來打吧！你們來打倒我吧！

（方培根大聲地吼着，跑着，向人羣中衝了過去。）

（方培坤急跟下，高雲和張璞急步跑至門邊）

（方培成原在院內徘徊，至此，嘆了一口氣。）

成：哦！中國有有辦法！

——幕急落——

否極泰來

九一

否極泰來

九二

第三幕

景同第二幕。僅書報閱覽室已改爲「西柳鄉公立衛生院」的臨時院址，上面掛着一塊「西柳鄉公立衛生院臨時辦公處」的牌子，中間圓石桌及石凳已遷至右後方的樹蔭下，其他毫無變動。不過花草則較前更茂盛了些。

是一個冬天，開幕時時近黃昏，一弦明月，掛在天空。唐玉英穿着看護的服裝從衛生院裏走了出來，適逢老陳由外上。

陳：唐媽——哦，對對，現在應該喊唐小姐。唐小姐，你出去嗎？

唐：是的，我想到街上去買點東西。老陳，你怎麼下鄉來了，大太太還好嗎？

陳：還好。

唐：大老爺有沒有一點消息？

陳：沒有。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我到處打聽，都得不到一點訊息。

否極泰來

唐：真奇怪，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怎麼會失蹤呢？

陳：我也是那麼說。唐媽——哦哦，真對不起，唐小姐，我喊「唐媽」喊順了口了。

唐：沒關係。「唐媽」「唐小姐」不都是一樣嗎？

陳：（不以爲然）那兒的話？關係大的很哪！你現在不比三年前了。三年前你是一個女傭人，現在可是一位看護小姐了。

唐：不過我覺得現在來看護許許多多的病人，比從前侍候一個病人要有意義得多。

陳：那當然。你現在是一個女看護，再過幾年不就可以成爲女大夫了嗎？真想不到那年離開方公館，就會跑到護士學校念書去了，唐小姐，我真想跟你學學。

唐：學什麼？

陳：我也想念一兩年書哪。

唐：那很好哇。現在城裏不是有很多短期訓練班嗎？譬如紡織訓練班，印刷訓練班，化學

工業訓練……

陳：甚麼呀！我不知道學那一門好。

唐：你真好先去問問方培根先生。

陳：二老爺嗎？對，我今天就是下來找他。

唐：（指右前角）他在裏面辦公室。

陳：我一會就去。（轉頭地）唐小姐，我聽說他跟高小姐快要訂婚了，是嗎？

唐：可不是。——哦，高小姐來了。

（高雲由外上）

唐：高小姐，火短晚會已經準備好了嗎？

雲：已經準備好了。

唐：我的一看護舞，想不參加了。

雲：爲什麼？

唐：還沒有練習熟哪！

否極泰來

否 稍 來

雲：沒關係，我等會再教你一遍。黃院長在裏面嗎？

唐：在。

雲：火炬不知他預備齊全了沒有？

唐：大概預備齊全了吧！

雲：我進去看看。

唐：好。

（高雲由衛生院下）

陳：怎麼，你們今兒有火炬晚會？

唐：是的，你等會也參加嗎？這一次是我們衛生院主持。

陳：地點在那兒？

唐：就在外面操場上。

陳：還有你的看護舞？

唐：可不是，我跟高小姐學的，你等會兒看我跳吧！

陳：提起看跳舞，我就想起秋香，有一年我跟秋香！

唐：你看，又要來「秋香」了。

陳：（笑）好，不談秋香。（停停）。唐小姐，你們剛才所說的黃院址，是不是黃——

唐：紹武。

陳：他在兩年年以前，不是反對我們二老爺嗎？

唐：現在頂好了。

陳：聽說那次我們二老爺沒勇敢，他一跳跳到人就堆裏……

唐：他們並沒有打他。

陳：是呀！他們更欽佩他了。他們最近不是還選舉他當副鄉長了嗎？

唐：你找他幹什麼？

陳：太太叫我來問問他，不知道有沒有打聽到二老爺的消息？

否極泰來

九七

否極泰來

九八

唐：恐怕沒有吧！你進去問問。

陳：他在裏面嗎？

唐：他的時間都支配好了的，這個時候在民教部辦公室還沒錯。

陳：是，唐小姐，再見。（由右前角下）

（唐擬下，適逢姜大寶上）

唐：姜大寶，你病好了嗎？

姜：好了。

唐：以後吃東西要小心呀！

姜：（應）唔。

唐：你找誰？

姜：高老師。

唐：他剛進衛生院。

姜：謝謝您。

唐：今兒晚上有沒有你唱歌？

姜：有，我們八十個人大合唱。

唐：唱什麼？

姜：「衛生歌」

唐：姜大寶。你上次唱的「農家樂」好極了。

姜：那兒好呀！是您誇獎。

（姜大寶一邊說一邊向衛生院門口跑去，唐玉英下。）

姜：（站在門口向內喊）高老師，高老師！

楊：（很和藹地）大寶，我們到處在找你哪。

姜：幹嗎！

楊：（舉起報走近）這國語千字報上面，我還有一個字不認得。

杏 極 泰 來

姜：你怎麼還有一個字不認得呢？

楊：（懇求地）好大寶，請你教給我！

姜：那邊上不是有注音符號嗎？

楊：（不願意他再提起）哎呀！那些注音符號我沒有弄清楚呀！待幾天我念會了勺、

文、六、口，我就不求你了。

姜：（連忙）好好，你不求我，你不求我。

楊：我今天還是要求你呀！（看報紙）這個字真有一點蹩扭。

姜：我不理你。

楊：那我就耍——（舉起手）

姜：打是不是？（頑皮地將腦袋摸過去）你打吧！

楊：（舉起的手輕輕落下，很親愛的撫摩他的頭髮）腦袋打不得的呀！腦袋打多了，聰明

人是會變笨的。

姜：你不打了嗎？

楊：大寶，一個人總要有良心，這一年多我打了你嗎？來，好大寶，這個字——

（高雲上）

楊：哦！高老師來了，我不求你了。

姜：你不求我就算了。（搶先）高老師，丁老師問你，我們六年級的「衛生歌」是用二部合唱，還是用四部合唱？

雲：同學們都來了嗎？

姜：都來了。

雲：就用四部合唱吧！你告訴了老師一聲，你說我這個時候沒有空，請他指揮你們再練習幾遍。

姜：好。（下）

楊：（對雲）高老師，今天的千字報我都念完了。

杏 核 泰 來

雲：那好極了。

楊：我還有一個字不認得。

雲：是個什麼字？

楊：（走過去指着報紙上的一個字）你瞧，這個字你說它是個「革除」的「革」字吧！它旁邊又有一個「力」字。

雲：這是一「勒」字，力古勒。

楊：（忽然想起）哦哦，對對，這個字我念過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你瞧我的眼線多麼壞呀！可不是（念報）「希特勒垮台」，希特勒是德國的一個頭兒。

雲：是呀！

楊：我說高老師，這個人也「該」垮台啦。

雲：怎見得？

楊：你瞧，他的名字多蹩扭呀！姓「希」不說，還叫什麼「特勒」。

雲：「笑」哦。

楊：「上一個月這字報上面說，日本過去有一個頭兒姓「東」叫什麼「機」的。」

雲：「是不是「東條英機」？」

楊：「可不是，這名兒也有一點驚扭，哦，高老師，義大利那個姓「墨」的死了沒有？」

雲：「你是說「墨索里尼」嗎？」

楊：「就是他，墨索什麼尼的，從報上面看來，這小子是一個害人精。」

雲：「楊小妹，你最近對於看報好像很感興趣。」

楊：「是呀！高老師，那一天我能夠看「大報」就好了。」

雲：「慢慢來吧！你每天三個字，過幾天字認得多了，將來看大報就容易了。今兒寫上三個字。」

沒有帶來玩嗎？」

楊：「沒有。我來的時候，交給托兒所了。」

雲：「三寶呢？」

杏：「給三寶。」

楊：還在保育院裏。

雲：他有三歲多了吧！

楊：可不是，過了年就是四歲啦。高老師，你們的辦法行得多好呀！有保育院，又有托兒所，我們生了孩子，有人給我們帶管了。今日火炬晚會真的派定了我一個遊藝節目嗎？

雲：是呀，想請你唱「娃娃歌」。

楊：我就怕唱不好。

雲：沒關係。

楊：我先唱一遍給您聽聽好不好？

雲：也好。

楊：（咳一聲，提提嗓子，先哼）「已——又——么——」（接着唱）「我——的——

小——」

（適逢張璞上，楊小妹的歌聲被打斷了。張璞，他現在不比從前，紅光滿面的，穿著一件很整潔的長袍，一進門就——）

張：（喊）高小姐，火炬在那兒！

雲：在衛生院裏，你進去拿吧！

張：好，黃院長在家嗎？

雲：在，（望着他手裏的信，）誰的信？

張：哦，裏郭先生帶給黃院長的。（由衛生院下）

雲：楊小妹，對不起，你的歌給打斷了，你再唱吧！

楊：好。（咳一聲，提提嗓子，先哼）「已——又——公——」（接着唱）「我——」

（一個「我」字還沒有唱出來，姜大寶由外急上）

姜：高老師，高老師，我們同學請你趕快去。

雲：幹什麼？

否 極 泰 來

姜：他們要練習一遍「衛生歌」。

雲：我不是叫你請丁老師指揮嗎？

姜：丁老師說他指揮不來，內部太合唱。

雲：那末，上。

姜：（催促地）快去呀！高老師，晚會就要開始了。（下）

雲：楊小妹，你等等我就來。（下）

楊：（點點頭，但非常洩氣地嘆了口氣）哎！一個歌老是唱不成！

（方培根和老陳由右入，楊小妹又燃起了一片希望）

楊：（笑嘻嘻地）方老師。

根：嗯。楊小妹，你來參加晚會的嗎？

楊：是呀。

根：聽說有你唱「娃娃歌」？

楊小唱得不好呀，方老師，我先唱一遍給您聽聽好不好？您是老師，唱得不好，也不會笑話我的。

根兒好，你唱吧！

楊小（咳嗽聲，提提嗓子，先哼）「已——又——么——」（接着唱）「我——的——小

小寶——」

（張璞抱着一把未點燃的灰堆進屋）楊小妹的歌又被打斷了。）

張璞副鄉長：我那個遞粘落的詞兒，你看過了嗎？

根兒：看過了！

張璞：有沒有修改？

根兒：很好，我只改了幾個字，今兒晚上唱嗎？

張璞：唱吧！

張璞（方培根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遞給張璞，張璞下）

香橋泰來

陳：（很驚異地）這是張璞嗎？

根：可不是，他鴉片烟老早戒掉了。現在在鄉公所裏做事。

陳：他今兒晚上唱什麼？

根：他自編的蓮花落——「鴉片鬼自嘆」。

楊：方老師！

根：哦，我忘了。（微笑）楊小妹，你唱吧！

楊小：（咳嗽聲，提提子，剛剛開始哼）

（鄧克興突然由外上）

興：培根。

根：（驚喜）二表哥，你回國了嗎？（鄧克興和培根握手，楊小妹的歌被打斷，她很失望地連呼「倒楣，倒楣」，嘴一扁，身子一扭，走出去了。）

根：什麼時候到家的？

興：昨天。

陳：鄧二老爺，您好。

興：老陳，你也在這兒工作嗎？

陳：不，我來打聽大老爺的消息。

興：培根，大裘哥怎麼會失蹤的？昨兒晚上聽我大嫂說起，我覺得很奇怪。

根：不過在我看來，一點都不足以爲奇。

興：他會不會自殺？

陳：（連忙）不不，我每一個水碼頭都跑遍了，並沒有發現他的屍首。

根：反正，他在家裏也是一種慢性自殺的行爲。這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怨觀，厭世，和消

極，彷彿這世界在他的面前，是一個可怕的陰影。

興：拍賣行沒有經營了嗎？

根：拍賣行早停了。二表哥，你剛回國，還不知道，最近國內的社會風氣，已經在開始轉

變。一切投機取巧，買空賣空的勾當，都在逐漸減少了。你想吧！連克安大表哥一向是在金錢上面翻跟斗的人，現在不是也參加到第三十二鍊鋼廠工作去了嗎？再說就是

陳忠——一個在舊戲園裏面所謂的「老人家」，最近也想進短期職業學校念書了。

興：（連忙）是是，鄧二老爺，你說我是學化學工業好，還是學紡織工業好

興：都不錯。

陳：聽說化學工業包括的門類很廣，譬如做皮箱呀，做膠鞋呀，做肥皂呀，做雪花膏呀，

鄧二老爺——你說這幾樣事情那一樣好？

興：你看呢？

陳：我不想做雪花膏，雪花膏現在用的人漸漸少了，我想學做肥皂。

興：很好，肥皂能夠洗污去垢，滌舊更新。老陳，我希望你也像一塊肥皂一樣，能夠洗去

你二十年前的污痕，重新作一個新人！

陳：是是。（轉對根）二老爺，我就這樣決定了，好，我馬上就進城。

根：幹嘛這樣急？

陳：我打算明天就找一個短期學校去報名。

根：我們的火炬晚會你不參加了嗎？

陳：不了。（轉對興）鄧二老爺，我不陪你了。

（鄧克興點頭，老陳下）

根：二表哥，你昨天剛回家，今日這麼晚趕到我這兒來有什麼急事麼？

興：培根，你是這兒的副鄉長，這件事非請你幫忙不可。

根：什麼？

興：我沒有到家，我的工作，政府就給派定了。

根：在什麼地方？

興：就在你這兒，

根：在我這兒！

否極泰來

興：是的，他們指定你這兒爲農田水利實驗鄉，叫我來籌辦全鄉的水利工程。

根：作實驗工作，這兒合適麼？

興：地點倒是挺好的，這兒的土質，我從前在水利委員會的時候，曾往來查勘過，它不像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的一帶的黃土，同時也不完全是粘土，它是介乎這二者之間的一種壤土，壤土對於水的滲透量，也剛好介乎黃土跟粘土之間。我們假設粘土的滲透量是「一」的話，那末黃土是「二」，壤土就是「一點五」。同時——培根，你來看，（邊說邊回轉身走至門邊）

根：什麼？（跟過去）

興：（指着遠方）這時候雖然已經是黑夜，但是我們在月光下，還可以看見這田地的遠景；（轉身）整個說來，這西柳鄉剛好是一個梯形地帶。在農田水利上講以梯形地勢最爲處理。（走進）

根：爲什麼？

興：因為它一方面不能利用河流的水源，同時又不容易保留天然的雨水。

根：你打算怎麼辦？

興：我打算一方面多開蓄水池，調濟水量，一方面對於農田作一個根本的整理：把全鄉所有的農田區域內之區分，道路，水路等整個混合，然後再使他分佈合理化。

根：這個方法當然很好，我們中國的農作制度，向來以家族遺傳制度為依歸。農田的形式常常因分遺產的關係，而任意分割，就是面積小到一條牛在裏面不能轉過身，他也不管，而且一經分割，田埂的面積加多，收穫減少，的確影響很大，不過在目前鄉紳勢力還沒有完全克服以前，能否行得通，却是問題。

興：沒關係，土地法上面有規定，如果某處土地有重劃的必要的，各個土地所有人可以彼此交換分合。

根：然而他們可以對你說：「這塊田地是我祖宗三代遺傳下來的，我不願意交換給人家」。

興：這種封建思想，那我不管，我蠻幹，哦！培根這兒最大的鄉紳姓甚麼？

根：姓黃——黃紹武。

（黃紹武自衛生醫院上）

黃：培根，我正準備找你。

根：黃院長，有什麼事麼？

黃：培根，你是副鄉長，你說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

根：什麼？

黃：他們要劃分我的良田。

根：黃院長，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

黃：（止之）你等等，（看信）郭老先生來信說，他今天正午才得着消息，說是政府已經

派了一個剛從外國回來的，姓鄧的水利工程師來主持。

根：黃院長，這位就是——

黃：（止之）你等等，（仍繼續看信）他并且還說這個姓鄧的一向是蠻幹主義，他有一股牛脾氣。增根，我倒不管他牛脾氣也好，馬脾氣也好，反正——

根：（實在不能再等了，連忙）黃院長，這位就是剛從外國回來的鄧工程師。

黃：（一愣）

興：（很客氣地）黃先生！

黃：（不好意思而又老練世故地連忙陪着笑臉）哦——（哦字音拖的很長）鄧先生，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根：他就是鄧克安的二弟，我的二表哥。

黃：那好極了，好極了，說起來我們都是自己人，（對興）令兄前兩年老是跟我在一塊做電——
——（馬上轉口）哦？鄧先生，你回國不久吧？

興：昨天剛到家。

黃：我還沒有請教台甫。

否極泰來

興：克興。

黃：復興的興？

興：是的。

黃：那好極了，好極了，我說克興兄，凡事總不外乎三個原則，那就是天理，國法，人情，（重複一句）人情，咱們既然是一家人，那一切都好說。（提聽地）聽說政府要把這兒劃作農田水利實驗區，是嗎？

興：是的。

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克興兄，你告訴我。

興：關於這兒的地形和土壤，我剛才已經給培根表弟說過，這兒的土壤不比北方的黃土。黃土孔隙率很大，它吸收雨水中的濕氣後，就降到地下深處，使他集爲「地下水」，因此在地下的黃土層，就能分解成爲最豐富的营养分，然後經毛管現象將這種地下的水分，遞升到地面。就成爲肥料，不再另外加肥。這兒的土壤就不同，它含粘土的成

分，要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七點五，含粘成分大，則孔隙率小，孔隙率小，則水的滲透力微薄，滲透的力量微薄，則地下水不容易匯集，所以田地的表面，就常常需要水分來加以補充，換句話說，就是需要「灌溉」。同時因為滲透力微薄，那末，一下大雨，雨水就堆積在田地的上面。

賈：雨水給留在田地上面，不是很好嗎？

興：可是你要知道，田地的表面過於潮濕的時候，土壤中空氣的流通，就發生困難，地面上面的溫度也因之降低，植物吸收養分的能力，也呈衰怠的現象，結果，必定影響收穫。

賈：怎樣辦呢？

興：所以說需要「排水」。「灌溉」跟「排水」是農田水利中的兩大工程。

賈：爲什麼要在我們這兒實驗？

興：因爲這兒是一個大山坡田的緣故，譬如說吧！假使這兒有上中下三層農田，我們在中層開一個蓄水池，那麼，這蓄水池在雨水最豐的時候，就可以接受上層的排水，在

乾的時候，又可以作為下層的灌溉水源。

黃：要開蓄水池！

興：是的，我打算開得相當多，而且相當大。同時，還要開闢很多「水路」連接蓄水池。不管灌溉也好，排水也好，它們的水路都有三種，連接水池的叫「幹路」，連接水田的叫「水路」，中間分布的叫「支路」。

黃：照你這樣說來，水路不是多極了？

興：不錯，多極了，它像一個蜘蛛網。

黃：那末，所有的田地不是弄得「塌糊塗」？

興：不，我想從根本上改造，去整理。就是說，我打算把整個的田畝混合起來，然後根據每人所有田產的多少，再來重新予以劃分，予以分配。

黃：鄧先生，你講不講「人情」？

興：這話怎講？

黃：講人情，就請你緩辦。

興：不呢？

黃：不，我就「相應不理」。

根：黃院長！

黃：培根，你是這一鄉的副鄉長，你應該主持公道。再說，這兩年半以來，這地方上的公益事業，我那件沒有幫忙，你說要辦保育院，托兒所，我出錢，要辦衛生院，要成立圖書館，我捐款。第八第九兩保的保國民學校，你說破廟要不得，要另建新校舍，我贊成。固然是你在農間的時候徵工興築，可是你問問你的良心，這兩校的全部甄瓦木料，是不是我姓黃的捐出來的，到如今，我姓黃的難道連一點，祖宗遺傳下來的田產，也保不住了嗎！

興：（也有點生氣）誰要你的田產？

黃：我姓黃的，從祖宗三代起，在這兒的田，只有買進，沒有賣出。

興：我沒有叫你賣田？

根：（緩衝地）黃院長，你別誤會了，他是說這田地整理以後，還是照着各人所應得的田畝予以分配。

黃：那麼誰得良田，誰得壞田？

根：整理以後，就無所謂好壞了，一樣的不會天乾，一樣的不會水淹。

黃：培根：我的田，上面踩過祖宗的脚印，滴過祖宗的血汗，我不願意跟人家交換。

興：發展農業，增加生產，是國家的任務，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我一定要那麼辦。

黃：（堅決地）我不答應。

興：你憑什麼？

黃：你憑什麼？

興：政府的命令。

黃：我私有的田產。

根：（排解）好好，別說下去了。

黃：他簡直不講道理。

興：誰不講道理。

黃：你！

興：你敢胡說八道！

黃：你罵我！好好。

（黃氣沖沖下，方培根趕至門邊）

根：（向外喊）黃院長，黃院長！

（黃不理，根走進）

興：你敢把我怎麼樣？

根：他當然不會有什麼特別舉動，不過，他曾聯絡本鄉一切有田地的人來反對。

興：我不管，我蠻幹！

否 極 泰 來

一一一

根：變幹不是辦法。我過去在兩年半以前，吃了變幹的虧。

興：那麼依你說，難道就算了嗎？

根：不不。二表哥，請你到裏面辦公室來幫我計劃。（擬往內走）

興：計劃什麼？

根：我打算在你未作之前，先辦一次農田水利講習會，對他們詳細講解整理農田，與辦水利的益處。

興：那不太耽誤時間了嗎！

根：別急呀！慢慢來吧！先有充分的教育，然後少有掣肘，對於你工作的時間，一定要快得多，（略停）走吧！

（方培根偕鄧克興由內下）

（唐玉英跟着高雲由外上）

雲：好。

（他們正準備練習看護舞時，老陳由外急上）

陳：唐小姐，你看這事真想不到。

唐：什麼？

陳：我剛才在路上碰見一個朋友，他告訴我說，大老爺在天台山做了和尚。

唐：這消息可靠嗎？

陳：千真萬確，我那朋友親眼看到的，我就報告二老爺去。

（老陳由內下，唐又正擬練舞，突然姜大寶扶張璞上）

姜：他怎麼啦？

姜：他腿跌傷了。

唐：（走過去扶張）怎麼跌傷的？

姜：我剛打那兒過，看見他一個人，在石壩上面練習唱蓮花落，他唱呀唱的就摔下田了。

唐：好，我扶他進去。（對姜）高小姐，我一會就來。

否極泰來

(高雲點頭，唐扶張下)

(方培根上，後面跟着老陳)

陳：(一邊走一邊說)二老爺，您說奇怪不奇怪？大老爺做了和尚。……

根：(根對陳)你等等(轉對雲)明天的千字報編好了麼？

雲：編好了，已經送到印刷所去了。今天九點鐘的播音消息，丁善卿答應代我收。

根：今天忙，我怕你給忘了。

雲：怎麼會忘記呢！

根：下下一次的遊藝會歸育嬰院跟第三托兒所兩個團體主辦，你等一會會報告一下。

雲：是。

根：還有，你報告大家，本縣第一巡迴電影放映隊，後天晚上七點鐘在這兒放映電影，電

影片名叫「建國之路」。地點還是在操場，如果下雨就改在大會堂。

雲：是。

根：今天火炬晚會的遊藝節目都排定麼？

雲：排定了。

根：有些什麼？

雲：有西柳音樂團的「新年鑼鼓」，有西柳劇社的「活報劇」，有中心學校六年級的「雪

生歌」……

根：（對姜）姜大寶，有你們的「衛生歌」嗎？

姜：是的，方老師，我們八十個人合唱。

根：你唱什麼？

姜：我唱最低音。

雲：還有唐玉英的「看護舞中」，有張瑛的「蓮花落」，有楊小妹的「娃娃歌」，有李大夫
的故事，有黃院長的笑話，還有……

（黃紹武上）

否極泰來

黃：（帶着笑說）我沒有「笑話」，我沒有「笑話」，高小姐，您不要排進去。

根：（也帶着笑說）那兒？黃院長歲數大，閱歷深，「笑話」一定多。

（方培根說後即擬往內下，老陳也轉過身）

陳：（還在嚙嚙）——老爺，我想上天台山去把大老爺接回來。

（方培根沒答腔下，陳又跟下）

黃：（對雲）高小姐，我的「笑話」只有三個，而且這「笑話」——西柳鄉的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連姜大寶（看姜大寶一眼）他們這般孩子們也知道。那就是兩年半以前，我——

雲：（連忙）黃院長，這點小事您不用再提了吧！

黃：不過，我現在想起來實在對不起方培根，也對不起你，你倆位爲了我們全鄉的子女，

爲了我們全鄉的民衆，這樣吃苦熱心的來辦教育，可是我。——

（唐玉英持看護用的藥盤和藥瓶上）

唐：高小姐……

黃：——我真慚愧。

唐：你看我跳一遍吧！不知行不行。

雲：好，（對黃）黃院長，過去的事讓它過去了吧！（轉對姜）姜大寶，你媽媽呢？

姜：不知道。

雲：她的歌說要練習一遍，沒有唱完的。

姜：我去看看。（由外下）

雲：黃院長，今兒是您的主席呀！

黃：不不，還是請你當主席吧。

雲：（搖頭）我作報告。

黃：那麼，我先進去準備一下。

雲：好好。

（黃紹武由內下）

否極泰來

二二七

唐：高小姐，你看我跳吧！

雲：節奏要輕快一點！

（唐玉英舉藥盤，跳「看護舞」一遍，剛剛舞罷，楊小妹拍着手，哈哈大笑地走了過來）

楊：好！好呀！

雲：楊小妹你在外面看麼？

楊：可不是，我就站在門邊。高老師，我的「娃娃歌」——

雲：好，你再唱吧！

楊：（高興極了，笑着臉，咳一聲，提提嗓子，先哼）「ㄅ——又——ㄨ——」（接着

唱）「我——的——小——寶——寶——」

（第二個寶字還未出口，張璞打着板唱着「蓮花落」由衛生院上——滴達大，滴達大……）

張：（唱）喂！各位不要慌來，各位不要忙，聽鴉片煙鬼，來把鴉片說一場。

（楊小妹的歌聲又被打斷了，她很高興，糾起一個嘴色）

雲：（對張）張璞，張璞，你的傷好了麼？

張：沒什麼，我的腳蹙了一下，擦了藥就好了，高小姐，我的蓮花落先唱一遍給你聽聽。
我今天練習了一天呢。

（不由分說，就打起板來，——滴達天，滴達大，……。他一邊唱一邊走，可是他的左脚仍然有點微跛）

張：（唱）喂！鴉片本是一味藥，生長開花在外洋，輸入我中國，最早年代是大唐。（打板）

喂！自從鴉片入中國，吃的吃來管的管，好好一個人，弄得肌瘦又面黃。（打板）

喂！鴉片力量真不小，填家蕩產好淒涼，只要抽上了癮，不抽全身懶洋洋。（打板）

喂！懶洋洋來懶洋洋，鼻涕拖得像扁担長，骨頭酸溜溜地痛，眼淚汪汪，好似死了媽

媽的爹和娘。（打板）

否 極 泰 來

喂！父母生我亦張璞，并非下地就壞心腸，自從抽了鴉片煙，詐欺偷竊廉恥忘。（打

板）

喂！今天我把鴉片戒，種不滅來國不亡，如果大家都學我，人人當來家家臉。（打

板）

（他的蓮花落剛唱完，遠處有一片傳鑼響。傳鑼者的聲音，清脆而愉悅地：——各堡各甲的民衆們，到操場上去開火炬晚會呀！）

張：哦，時間到了。

楊：高老師，我的歌還沒有唱完，怎麼辦呢？

雲：待一會兒唱吧！

楊：我一遍都沒有唱完呀！高老師，我心裏慌得很！

（姜大寶由外上）

姜：高老師，會場上有人找惱，您快去呀！西柳音樂團的人，早就來啦。

雲：好，我就去。

（黃紹武抱著一大把點燃的火炬上）

黃：高小姐，我們就去麼？

雲：就去。

黃：（仍站在門口，轉身對門內喊）李大夫，林大夫，汪小姐，譚主任，你們都出來開會

呀！

（黃走下石級，開始分火炬）

（外面，「新年鑼鼓」的聲音，已經響了起來：——噹噹噹！噹得噹噹噹，匡！噹噹噹

！噹得噹噹噹匡……〔樂器越多，熱鬧，越好。〕）

（方培根，鄧克興，老陳三人由內走了出來）

（黃紹武仍在分火炬，方培根走過去取了三根。）

黃：（瞥見鄧，連忙對方）培根，「田」的事情，我是絕對不贊成的呀！我剛才問了向德才

否極泰來

一三一

否 極 泰 來

跟葉炳昆，他們也反對。

根：（笑着臉）以後再談吧！我們今天開晚會大家樂一下。

（黃和培根都分完火炬，每人一根，黃手上還剩三五根）

（在黃開始分火炬時，燈光即逐漸轉暗，等到分完，我們只看到這九個閃爍的像星一般的火光在朦朧的月光下，散開着，像一張極美的圖畫。）

（「新年鑼鼓」仍在繼續着，而且更加和諧而響亮。）

（他們一個個走了出去，黃走前，培根走二，高雲和楊小妹走在最後。）

楊：（抓住高雲的一隻手，往胸脯直拉）高老師，您摩摩看，我心直跳！

（他們邊說邊走了出去。）

（鑼鼓聲仍現繼續着。）

——幕 落——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惟客廳的佈置已經變成爲一個學校的會議室了。室內除餐桌、椅凳、報架外，壁上還有黨國旗，國父遺囑，遺像，以及掛在這對面的總裁肖像等等。餐桌上有白台布，上有瓶花。整個佈置極爲整潔。這是一所私人辦的「婦女職業補習學校」。樓下爲紡織班，樓上左後方通會計班教室，右前角樓上通宿舍，書房則改爲校長辦公室了。這書房的門前掛着一塊小牌，上寫着「校長辦公室」的字樣。

是個晴朗的早上，開幕時有一縷陽光從窗門外射了進來。室內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只聽到從左後方傳來的一陣嘈雜的女人們的聲音！——「請客」「請客」「我們要校長請客」！接着有一個單獨的聲音，很尖銳地從內面透了出來：

——各位同學不要鬧，我們請班長吳芳華作代表，好好兒的要求劉校長請客，好不好？

否極泰來

好好好好………。

接着一又是一陣嘈雜的聲浪，並且還夾着嘻笑聲，鼓掌聲。

忽然有一個說：

——哦哦，校長跑了！

接着又有另一個大聲說：

——吳芳羣趕快追呀！

果然，吳芳羣拿着一張報紙追着劉麗珍從左後方跑了出來。她們頭髮都不挽了，高跟鞋也不穿了，全身都是很整潔的布衣服。

劉麗珍跑至餐桌的邊沿，停下，回轉身。

珍：吳芳羣你真的追我嗎？

羣：校長，您這次客非請不可呀！

（高雲手裏拿着一件正在摺疊的男人的衣服，很匆忙的從右前樓上跑了下來。）

雲：（慌張地）麼什？

珍：她們會計班的同學要我請客。

雲：哦！我以為出了什麼亂子。

羣：高小姐，您看，（遞過那張報紙并指給顛看一條新聞）您說我們校長應不應請客。

雲：（看報，驚喜）什麼！這「婦女職業補習學校」得了獎？

羣：是呀，一共有十五個學校，我們學校辦理成績最好，得第一。

珍：這是培根的功勞。

雲：爲什麼是他的功勞？

珍：他是這學校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羣：我們不管，我們要你劉校長請客。可不是，（從高雲的手裏接回報紙）這報紙上不寫着你劉麗珍的名字嗎？

否極泰來

珍：翠妹，你我兩人是表妯娌！你爲什麼也跟着他離開！

翠：不不，我是你的學生，我是會計班的班長，我們公事公辦。

雲：（笑）有趣，有趣。那麼樓下紡織班呢？

翠：當然連她們一塊兒請呀。高小姐，我們還要請您陪哪。

雲：我們今天恐怕沒有時間了，我上午就得下鄉。

翠：董事長今天一定去嗎？

雲：是的，飛機上午十一點鐘開。

翠：那麼，校長請客，他不是也不能參加了嗎？

雲：恐怕不能參加了。

珍：雲妹，培根很忙，也許還沒有看見今天的報紙，這消息請你待會兒告訴他。

雲：好。

珍：他在樓上麼？

雲：不不，他現在在樓下紡織班談話。

羣：校長！

珍：蘇妹，你一定我要請客？

羣：校長，我是會計班同學們推出來的代表，您不答應，我怎麼好回教室。

珍：好吧，你告訴她們今兒晚上七點鐘開同樂會，今天是中美中英新約成立五週年紀念日，我們也應該大家來樂一下。

羣：還有茶點？

珍：當然有。你們不是要請客嗎？

（吳芳羣急由內下）

羣：（在內）同學們，校長已經答應今兒晚上開同樂會，請我們吃茶點。

（「好」，「好」，一陣鼓掌聲）

羣：校長，同校們高興極了。

否 極 泰 來

珍：你叫她們準備一點餘興。

翠：好，我一定唱一個歌。

珍：我告訴紡織班的同學去。（由外下）

雲：大表嫂，我看您近來對於讀書很感興趣，是不是？

翠：可不是，我們有十七八個人還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呢。高小姐，一個人說起來也挺有趣

味，就說我吧？在四五年前我老是惦念着打牌，可是現在又老是惦念着讀書，王太太

跟李太太有一句話，說的一點也不錯。

雲：她們說什麼？

翠：她們說：「書越讀越想讀，牌不打就不想打了。」

雲：大表嫂，您近來高跟鞋不穿了嗎？

翠：早就沒穿了。大家都穿平底鞋，我再穿一雙高跟鞋，在街上扭呀扭的，人家說我是

一個活妖精嗎？

雲：布衣服穿在身上怎麼樣？

羣：暖和極了。古人的話說的真不錯，真是「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啞。

雲：聽大表哥說，大表嫂不是最愛時髦的嗎？

羣：是呀，克安老是說被鄉下人愛學時髦。高小姐，您不知道，我們鄉下人跟着城裏人學時髦真吃虧。

雲：什麼？

羣：您聽我告訴您。有一年的冬天我住在鄉下，正打算進城來，聽大家說城裏女人的衣服頂時興一種小袖口，我就做了兩件小袖口的襖袍，等我跑到城裏一看，城裏女人的衣服已經變成大袖口最時髦了，第二年我攙拉着克安，硬逼着他給我做了五件大袖口的衣服，我以爲這一回該時髦了吧！可是等我衣服剛剛做起，跑到城裏一瞧，高小姐，您說怎麼着？

雲：怎麼着？

否極泰來

雲：城裏的衣服又變成「小袖口」了。

雲：哦。

羣：鄉下人跟着城裏人學時髦，就好像烏龜跟着兔兒跑，永遠追不着。等你剛剛一追上，他又跑的老遠了。現在可好了，大家都穿一個樣的衣服。哦，高小姐，我家裏還有十多件花花綠綠的衣服，還有七八雙高跟鞋，怎麼辦呢？現在又沒有拍賣行這個買賣了。

雲：您可以賣給劇團哪。

羣：對對，讓她們扮演那種怪模怪樣的女人穿。

（劉麗珍和方培根上）

珍：（走在前）培根，這是你的功勞。

根：不，大嫂，這一年來，您爲了這一所學校，不是很辛苦嗎？

珍：我沒有什麼，教育當局應該首先嘉獎你。

雲：培根，衣箱行李我全了，你收給好了，你不上去檢查一下嗎？看有沒有忘掉東西。

根：好，我就去。

羣：董事長，我們會計班的同學要請您去訓話。

根：恐怕沒有時間了。（看鐘）現在是八點鐘，在十點鐘以前我要趕到飛機場。

羣：董事長，您瞧得起紡織班的同學，就瞧不起我們會計班的同學嗎？

根：（笑）我沒有這個意思。我本來也沒有打算跟紡織班的同學講話的，你問高錕，我

從大門外進來，就給她們包圍了。

羣：那麼我們待會也來包圍好了。

（內面上課鈴響）

羣：校長，上課了，今天第一堂是您的「國文」。（說後下）

珍：好，我就來，培根，你不，他們講話了嗎？

根：大嫂，我實在沒有時間。就請您代我說兩句話吧！我最近感覺到，會計在一切事業

中，就好像數學在一切科學中一樣，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人家說，數學是一切科

學之母，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會計是一切事業之母，沒有高深的數學知識，任何種科學都不會進步，沒有良好的會計技能，任何一種事業也會弄得一場胡塗。所以我勸她們不要看輕了自己，希望她們多多努力，以便將來對社會，對國家多有一點貢獻。最後，聽說我聽到今天學校得獎的消息，跟他們一樣，非常愉快。

珍：二弟，你這次去西北，要五年才回麼？

根：本來政府規定去開發西北的人，是三年一期。不過，我覺得教育文化的墾荒工作，時間更需要長一點，所以我打算第一期幹五年。

珍：等你五年回來，恐怕你的大哥……

根：大嫂，大哥怎樣了，聽說他在廟裏生病是嗎？

珍：我有半年多沒去看他，聽老陳說他近來身體很不好。

根：想起五年前爸爸去世的那天……

珍：二弟，過去的事不用提了。

根：我沒有答應他的要求，到現在心裏還很難過。

珍：你沒錯，三弟也沒錯。今天的報紙上還有一條新聞，三弟已經——

幕：（上）校長，上課呀！（下）

珍：二弟，我上課去了，你什麼時候走？

根：您不要管我吧！

珍：如果來得及，等我下了課來送你。

根：不必了。我到了蘭州就給你來航空快信。

珍：寒妹，你代我替他收拾，收拾。

雲：恩。

（劉麗珍下）

根：（看了高雲一眼）雲，你為什麼流淚？

雲：（連忙擦乾）我沒有。

否 極 泰 來

根：（走過去，拉住他的手，很親熱地）雲，你別難過，明年春天我們不是可以見面了嗎？

雲：（搖搖頭，慢慢地，）西柳鄉的老百姓，恐怕還是不會讓牠走的。

根：那，我五年以後回來跟你結婚。

雲：……

根：雲，你說話呀。

雲：……（轉過身，流淚。）

根：（拍拍他的肩）好妹妹，別難過吧！你看，這麼大一個人了，還要好哭嗎？……來，

（掏出一張手帕）我給你揩眼淚。

（楊小妹出現在門邊，姜大寶也伸進一個頭，他們在鬼鬼祟祟的，不敢走進來。方培根似有所覺，連忙回頭，弄得楊小妹驚惶失措，只好連聲咳嗽。）

根：楊小妹！

根：嗯。方老師！

根：你從鄉下來麼？

楊：是的，我來的不礙巧。

根：有什麼事？

楊：方老師，您一定今天走？

根：今天走。

楊：高老師不走吧？

根：他不走。

楊：你們進城三天了，他們都說高老師，也要一塊兒走。

高：不不，楊小妹，我不走。

楊：可不是。昨天開會的時候，我就站起來說，我說高老師一向不騙人的。高老師，您

說我這話說的對不對？

否 極 泰 來

一白五

高：對。

楊：方老師，這真是一點小意思，我給你送來了——（連忙回頭，）大寶大寶（走至門邊，向外喊）大寶！（自語地）這孩子又跑下去了。（對方）方老師，我一會兒就上來。（對外）大寶，大寶！（喊下）

根：雲，你看這種純潔的老百姓，多麼可愛呀！我看到他們，就想到他們，就想到西北那些成千成萬的人，我相信他們比西柳鄉的人，要更天真，更純潔。雲，爲了他們，我們應該犧牲一切。

楊：（未走進門就先喊）方老師，方老師！（上）方老師，真是一點小意思，這兩隻老母雞送給您在路上吃。

根：兩隻老母雞！

楊：是呀！您瞧？（示雞）多肥呀！方老師，您不知道，這兩隻老母雞，每天要生兩個挺大的雞蛋。我自己還捨不得吃哪！

根：楊小妹，你還是留着生蛋吧！

楊：怎麼？方老師，您不受？

根：你要知道我今天是坐飛機！

楊：難道坐飛機就不能帶老母雞嗎？

根：不能。

楊：幹嘛不能呢？

根：因為——

楊：高老師，真的坐飛機就不能帶老母雞嗎？

雲：因為飛機載老母雞所耗費的汽油，比那兩隻老母雞的價錢貴。

楊：那麼——（心灰意懶地）方老師，我今天天沒亮就起來了。

根：謝謝你，楊小妹。你能夠老遠老遠趕來送我，我已經很感激了。

（劉麗珍上）

否 極 泰 來

否極泰來

一四八

珍：培根，他們要你訓話！

根：我不是請您作代了嗎？

珍：他們不答應。

（吳芳蓮上）

羣：董事長，我們在等訓話。

根：……

羣：（走進對內喊）同學們，董事長答應一會兒就來，我們鼓掌歡迎呀！

（內面一片鼓掌聲）

羣：（旋走出）董事長……

（方培根無可奈何，由內下，劉、吳、跟下）

雲：楊小妹，喝茶麼？

楊：不。

雲：你坐一會，我進去倒杯茶來。

楊：高老師，您別費事了。

（高雲走進校長辦公室，楊小妹，放下母雞，在桌旁讀大報）

楊：（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報上標題）「新約成立五週年紀念，全國熱烈慶祝。」「飛行員一百五十人，今日下午受——」搗（有一個字認不得，念不下去了，自語地）哎呀！這是一個什麼字呀？

（剛好高雲由辦公室上）

楊：高老師，這是一個什麼字？一個「勳」字，下面有四個點。

雲：（走近看報）這是一個「勳」字。「受勳」就是「受獎」，楊小妹，你再仔細看一看

這個「勳」字除了那四個點以外，跟「勳」字還有沒有分別？

楊：（雙手捧起報紙仔細斟酌，忽然——）哦哦，高老師，我知道了，「勳」字這邊「口」字裏面是一個「勳」字，這「勳」字的口字裏面却是兩點。

否，極，泰，來

一個九

雲：對啦。你以後認字要認清楚！

楊：嗯，（眼睛仍看着報紙，忽然看見一個名字）「方培坤」，不喜，高老師，方培坤不就是方老師的弟弟嗎？瞧瞧，方老師的弟弟也得了獎賞啦！

雲：噫。他們今天下午舉行受勳典禮。

楊：（放下報紙，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高老師，我昨天寫了一封信，請您看一看。

雲：寫給誰的？

楊：寫給我的丈夫的。

雲：（接過信念）「夫君如面：分別已三月，近况可好，念念。家中一切如常，大寶，二寶，三寶，跟四寶都好。四寶在學感爸爸之媽媽，白天還差照樣交給第三劫兒的行李，保母看管，每隔四個鐘頭請我去喂一次奶。有一事我要相告，就是我們的方老師明天要去西北做事，我們前天開了一個歡送大會，高老師也想一塊兒去，可是我們不認她。我們說：『你們兩人，無論怎麼樣，要留一個在西柳鄉。』……」（對楊）怎

麼，你把我跟方老師的事情也寫進去了麼？
楊：我們當然要告訴他，他也是你們的學生呀！

雲：（繼續念）「這話你贊成麼？方老師一走，高老師就做了我們中心學校的校長了。其餘的話再談吧！祝你快樂！小妹親啓。一月十日」（對楊）楊小妹，你這封信寫得很好。

楊：有沒有錯字？

雲：沒有，祇是有一兩句話還可以寫得簡潔一點。譬如「有一事我要相告，就是我們的方老師明天要去西北做事。」可以改為，「有一事相告：我們的方老師明天要去西北。」這，樣就可以省掉好幾個不必要的字。懂不懂？（遞還信）

楊：（點頭）懂。高老師，這兒有筆沒有？

雲：幹什麼？

楊：我要改一下。

否 極 泰 來

雲：這封信不必改了。以後寫信的時候，多注意一下得了。

楊：恩。（略停）這兩隻雞……？（提起兩隻雞）

雲：你帶回去！

楊：不，高老師，方老師不能帶走，就送給您吧。

（黃紹武同鄧克興上）

黃：高小姐！

雲：黃院長，鄧先生，勞駕了。

黃：行，不能不送。

興：培根呢？

雲：在裏面會計班講話。

楊：黃院長。

黃：楊小妹，你來得早呀？

楊：我剛來。

黃：你還送了兩隻雞嗎？（對雲）高小姐，我一點東西都沒買。

雲：黃院長，您太客氣了。這幾年來，我同培根在您府上打攪得還不夠嗎？

楊：高老師這四年多，您跟方老師在我家裏，只吃過一頓飯呀！這兩隻雞您非受下不成。

（將雞遞給高雲）

雲：（不受）你留給大寶二寶吃吧！

楊：不，不。

（楊小妹將兩隻雞硬遞到高雲的手裏，就往外飛跑。）

雲：（連忙喊）楊小妹，別跑。

楊：（勝利地笑着，走出門外又伸頭來）高老師，我出去一下就來。

黃：就受下吧！他們孝敬老師是應該的。

雲：（將兩隻雞放在地上）黃院長，鄧先生，你們二位請坐吧！我去倒茶。（由校長辦公

室下)

黃：(坐)克興，龍泉鄉的水利工程，計劃得怎麼樣了？

興：差不多全部完成了。

黃：動工了麼？

興：快了。

黃：想起兩年前，我反對你整理農田，興辦水利，真有一點荒唐。

興：不，是我太魯莽。本來，我就是一條「牛」！

黃：那兒，你是太認真，不苟且。我們西柳鄉的田，經過你的調整，去年平均要多收二分

之一。往年頂多只能收八成，去年却收穫十二成。

興：十二成。

黃：可不是，那些不必要的田埂都給你廢除了！荒山給你開出來了！克興，的確，只要水

利工程辦得好，不毛之地也會變成肥沃的良田。(略停)克興，你真利害，你改變了

我們全鄉的人一種永遠改變不迴來的觀念。

興：什麼？

黃：我們西柳鄉的人，向來以爲是「靠天吃飯」的。天下雨我們就有飯吃，天乾或渇久雨不晴，我們就瞪着兩隻眼睛。可是現在就不然了，天乾我們可以灌溉，久雨我們可以排水。

（高雲倒茶上）

雲：黃院長，請吃茶。

黃：（起立）謝謝。

（高雲將另一杯茶遞給鄧克興）

黃：高小姐，你這兒有信紙信封沒有？

雲：有。

黃：我想寫一封信託培根帶給我的外甥。

否 極 泰 來

雲：好，請到校長辦公室裏面來訪吧！

黃：克興，你坐坐。

興：請。

（黃紹武跟高雲下）

（方培根由內上）

根：二表哥！

興：培根。（走去握手）今天一定走嗎？

根：今天一定走。

興：我大哥不能來送你，他今天要帶三十二鍊鋼廠的工人代表去參加大會遊行，他叫我向

你道歉。

根：他太客氣了。

興：培根，想不到五年前的今天，你送我出洋，現在我又來送你到西北墾荒！

根：我去西北懲贊成嗎？

興：當然不成。我們中國過去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之下，都市人口集中，畸形發展，政治建設也常常偏在少數的都市裏面，以致弄得國土荒廢，邊疆空虛。現在在不平等條約早已廢除了，那末，在最短期間，就是說在最近十年或二十年以內，我們應該要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而使全國各區域的政治經濟等各種設施都有平均的發展。所以說我們青年應該有馬伏波，班定遠的精神，立志邊疆，從事屯墾事業。

根：我不是開田，而是辦教育。

興：反正都是一樣，這個是物質的墾荒，一個是精神的墾荒。培根，你知道中國的敵人是誰？根：是誰？

興：中國最大的敵人有兩個：一個是「窮」，一個是「蠢」。因為「窮」，所以教育不發達，人民「蠢」；因為「蠢」，一切生產事業落後，所以國家「窮」。因此我們現在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同時也要普及教育，其實，真正說來，「教育」與「經濟」是兩

否極 泰來

一五七

個不可分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

（方培坤穿着空軍的服裝由外上，先站在門邊，旋走進。）

坤：二表哥，您還忘了一樣。

興：（回轉身）培坤，你來得正好，（伸出一隻手）我正準備找你。

坤：（和克興握手）找我幹什麼？

興：給你道喜呀！你得了勳章。

坤：勳章！（笑）還沒有到手哪。

興：你剛才說我忘了一樣什麼？

坤：「國防」。

興：當然，國防跟經濟，跟教育，都有密切的關係，教育是心理國防的唯一武器，祇要教育發達，國民就會不倚賴，不盲從，不懼外，不媚外，不喪失自信，不虛偽自欺，至於發展經濟，增加生產，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不是在個人的利潤和賺錢，而是

在國家的足食是用和足兵。管仲說：「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孔子也說，「足食足兵」。王荊公也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這裏所說的「費用」的「費」，也就是足食足兵的「費」。

根：二表哥，你的生產論講的很不錯。

興：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傳統的經濟觀，向來以國防為對象。

（高雲上）

雲：培植，你怎麼有功夫來的。

坤：受勳典禮是下午，上午也沒有我的工作。哦！我告訴你們一的好消息，今天上午九點鐘新約成立五週年紀念，民衆遊行的時候，有一百架飛機表演。

興：那末，我們不是又可以看到一張「戰鬥機戰鬥在天空上的最美麗的圖案」了嗎？

否 極 泰 來

二五九

坤：對囉，一張最美麗的圖案。（笑）三表哥，這是我五年前跟您講的一句話，您還沒
有忘記？

興：沒有。太美了，像一首詩。

雲：（對根）該走了吧？

根：嗯。（看錶）八點四十分。

雲：我上樓去給你把行李取下來。

根：好。

（高雲在餐桌上拿起以先放下的一件衣服，由右前角下）

興：培坤，你是飛行員，日行千里，像匹良馬，我是牛，你二哥現在負着很重的責任，跑到老遠老遠的沙漠地帶去墾荒，他是駱駝，馬，牛，駱駝，我們三位一體。（伸出一隻手）來！握個手！

（培坤和他握手）

興：（轉過身）培根！

（培根和他握手）

（楊小妹上，姜大寶又伸進一個頭。楊小妹見方培根跟着另外一個人很親熱的站在一塊，嚇得祇想往外跑。）

根：（發覺，連忙喊）楊小妹！

楊：（站住，定神一看，笑）哎呀！（拍胸）吓了我一跳。我說又是——（自知不好說出）口，即忙對外喊）大寶，大寶你進來呀！高老師不在這兒。

（姜大寶上）

根：姜大寶！

姜：方老師。

根：你不是還在縣立初級中學嗎？

姜：是的，我今天請了假，特地趕來給您送行。萬福成跟黎正剛沒有來，叫我作代表。我

否極泰來

個三個人買了十包糖。

（說着將一個紙包遞給方培根）

根：送給我？

姜：噢！

（方培根接過紙包）

（高雲一手提行李，一手提小皮箱上，培根幫着把衣箱行李放在餐桌上）

楊：方老師，我給您買了一掛火腿。（說着也遞給方培根一個紙包）

根：（接過手）楊小妹，你幹嘛又買火腿呢？

楊：您不是說兩隻老母雞路上不能帶嗎？

根：楊小妹，謝謝你，你的好意，我非常感激。這包火腿還是還給你。（將火腿遞給楊小

妹）

楊：（接住，楞了一會）方老師，您——

根：火腿有油，衣箱行李都不能放。（對妻）裝大寶，你們的糖，我就收下了。（將糖包放進衣箱）

（楊小妹將大寶拉到一邊）

妻：（對根）就這麼走麼？

根：（一邊收拾皮箱一邊說）嗯，你必送了。你今天下午一點鐘還要趕回西柳鄉，去持紀念大會。

楊：（哭喪着臉對妻）大寶，你幹嘛不早說呀。也好讓我買一包糖。

妻：（笑嘻嘻地）我問你買火腿幹什麼？你幹嘛不做聲呢？

（黃紹武拿着一封剛疊好的長信上，一邊走一邊裝信封）

黃：培根，我有一封信請你帶給我的外甥。

根：好。

黃：這還是第幾批。

否極泰來

根：第八十七批。

黃：他是去年春天第六十九批飛機去的。（交信）你交給蘭州墾務局的馮先生轉好了。聽說他最近又到一個什麼地方辦理農場去了。

根：好好，我一定交到。最近榮任縣參議員，有沒有告訴他。

黃：沒有。

根：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黃：（笑）……

根：好！我走了。（提起衣箱）

（方培坤同鄧克興原在一旁看報，鄧克興坐着，手拿着報紙，方培坤站在他的旁邊。他們聽培根說「走」連忙放下報紙，克興站了起來，培坤走近培根。）

坤：我來提。（接過皮箱）

（老陳很匆忙的地由外上）

陳：二老爺，您就走麼？

根：哦，老陳。

陳：我今天一來送行，二來報告您一個消息。

根：什麼？

陳：這消息……（欲說又停止）

根：是什麼？你說呀？！

陳：你今天出遠門，照道理這個消息是不應該告訴您的，可是我昨天在寶藝公司裏，睡在
床上想來想去，這消息又不能不告訴您。

根：你說，沒關係。

陳：（傷感地）大老爺死了！

根：（驚）什麼！我大哥？

陳：（咽聲）噫！昨天聽一個朋友說，他在天台山廟裏死了！

否極泰來

(幾顆眼淚從培根的眼眶裏滾了出來，他慢慢地坐下。)

(大家都感覺一陣淒涼)

(少頃)

根：高雲，你給我請大嫂出來一下。

雲：這消息暫時不要告訴她吧！

根：不，你請她出來。

(高雲下，旋同劉麗珍上)

珍：二弟，就走麼？

根：(起立)爲。大嫂，我對不起她。

珍：(莫明其妙)你說什麼？

根：五年前，我沒有答應大哥的要求。

珍：過去的事，你說提它幹什麼？

根：可是，現在他已經去世了！

珍：（驚）誰說的。

根：老陳。

陳：是的，大太太。大老爺在廟裏死了。聽說已經火葬了。

（劉麗珍慢慢低下頭）

（靜；少頃）

根：大嫂，慫別難過。

珍：（連忙揩乾眼淚）嗯，我不難過。二弟，你好好兒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方培根提衣箱，老陳拿行李，鄧克興，黃紹武，姜大寶，楊小妹等都準備下）

楊：高老師，您今天回去麼？

雲：回去。一會兒就走。

楊：這兩隻雞我給您提回去，這掛火腿也送給您吃。

否極泰來

(楊小妹說後跟坤、興、陳、黃、姜等同下)

珍：二弟，我不遠送了。我還沒有下課。

根：你們兩人都^②不必送了。雲，你把你的東西清清，趕快下鄉！

(方培根擬下)

雲：(忽然想起)哦，你等等！

(高雲走入校長辦公室，旋走出)

雲：你箱子裏有一本書，我昨天晚上取出來看了一遍，忘記還給你。

根：一本什麼？

雲：(遞過去)「中國之命運」。

根：憑(接書)

(方培根拿着「中國之命運」下，高雲和劉麗珍，送至門邊。)

(高雲返身急步走入校長辦公室。)

（樓下紡織機響。）

（劉麗珍回轉身，低下頭，慢慢地拖着兩隻乏力的腳步，走至餐桌的邊沿，在回憶，漸漸，她抬起頭來，我們看見她滿臉都掛着淚珠。）

（少頃，吳芳羣走出，站在一旁，看着劉麗珍傷心的情景，一聲也不響。）

（劉麗珍覺察，連忙揩乾眼淚，向課室內走去。）

（吳芳羣跟下。）

（高雲提着一個旅行袋上，急步走至陽台。她望着遠處招手，可是當她第二次舉一時，對方已沒有反應，她懶洋洋地把手放下來。）

（遠處有民衆遊行，紀念新約五週年的口號聲。）

（天空上有飛機羣的聲音，漸漸地，由遠而近。）

（高雲，這位可愛的女教師，慢慢地轉過身來，微笑着臉，仰望著天空。）

（飛機聲。）

否 極 泰 來

否極泰來

（紡織機聲。）

——幕落——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於重慶

一七〇

後記

兩年前我在鄉村從事教育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我陪同姨姐譚澄跑到一個農村的角落裏去調查婦女文盲，並且勸她們參加我們所擬舉辦的識字教育底組織。但是，她們回答的不是說沒有時間，就是說：「先生，你有平價布沒有，你賣兩丈平價布我，我就來讀書。」她們這種天真和無知的言詞，使我非常感動。當時我就討澄姐說，我一定要寫一個劇本把她們介紹到廣大的世人底面前。

去年春天恭讀「總裁底「中國之命運」，得到一個更大的啓示，於是我擴大了題材，遵照「中國之命運」裏底全部指示，而想好了一個以社會教育爲中心底故事。在一個晴朗的夏末秋初底早上，帶着一個熱烈的心情跑到潘公展先生底家裏，向他一一陳述。他非常高興，鼓勵我，指示我，並且還替我變動了一兩個「人物」。後來，我又向張部長道藩先生，劉司長季洪先生請示過，張先生說這種題材最難處理，叫我特別小心。所以我很謹慎

的研究我所要描寫的人物和材料，并且一次兩次的編寫大綱，直到今年二月初，才開始寫作。

二月初間，內子譚影左乳患膿瘍，由鄉間來渝施手術，醫院無病床，我陪她住在附近的一家比較清靜的旅館裏。藉此機會，我從二月五號起，每晚寫作五小時，從未間斷，星期天則從早寫到晚。頭天寫好，第二天清早她從醫院換藥回來，就代我校讀一遍。真是一個新舊劇都來的並不驕傲的好演員。全部完成後又交四弟胡蜂仔細朗讀了一遍。

這個戲，我自己非常愛好它，因為它裏面的一點一滴，我都是用過心思而讓它配合着整個的「中國之命運」的。除了潘先生在序文裏所說的以外，譬如我為什麼要寫「方培根」在滬兒工作了五年之後，再去西北工作五年，而說明着一個「十年」底時間？為什麼要寫「唐玉英」和「老陳」都去參加了短期職業學校？為什麼全劇落幕在女教師的微笑和飛揚以及紡織機的聲音裏？……這些，只有請你再詳讀一遍「中國之命運」，才能得到一個解答。也只有「中國之命運」才能幫助你對於本劇的了解。

這戲，在排演時，務懇導演先生代我拉緊「教育」——這一根主要的線索。而注意到「方培根」「高雲」和「劉麗珍」這三個人物底處理。

三十三年五月五日胡紹軒記。

本書作者最近著作：

(一) 中國新文學教程

本書是一本最有系統的文藝理論書籍。關於中國新文學上的各種問題，作者作了一個詳盡的解答。長十五萬餘言，計分總論、分論、附論三篇，共十四章。引例豐富，論調緊嚴。文藝書局出版。

(二) 鐵砂（四幕劇）

這是「抗建三部曲」底第一部，內容係以湖北大冶底鐵礦為背景，暴露敵人「以華制華」底政策；并以血的故事作陪襯，描寫大冶淪陷後敵人殘酷的行爲。長七萬餘言。獨立出版社出版。

(三) 煤坑（三幕劇集）

本書包括三幕劇「煤坑」及「第七號人頭」兩篇。前者是「抗建三部曲」底第二部，

以河北井徑底煤礦為背景，描寫敵人底「以戰養戰」和毒化政策。後者是一篇偵探劇。長共六萬餘言，文通書局出版。

（四）鹽場（四幕劇）

這是一「抗建三部曲」底第三部，內容係以四川自流井底鹽礦為背景，描寫中國底生產建設和「自力更生」。長約八萬餘言，尙未出版。

（五）病院鎗聲（獨幕劇集）

本書包括獨幕劇兩篇。「病院鎗聲」一劇曾被蘇聯作家譯成俄文，載一九四〇年「國際文學」俄文版。長約二萬餘言，華中圖書公司出版。

（六）香港一婦人（獨幕劇集）

這是一本新型戲劇底合集。內包括活報劇「香港一婦人」，四川方言劇「田么妹」，羣衆歌誦劇「山城之火」等八篇。長十萬餘言，文通書局出版。

（七）否極泰來（四幕劇）

本書係根據 總裁「中國之命運」一書而寫成的一個四幕劇。曾獲中央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三十三年度優良劇作獎狀。長七萬餘言。獨立出版社出版。

吾 極 泰 來

一七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否極泰來

全一册定價三元二角正

著者 胡紹軒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

71 82

476.22 (